

尺牘新鈔

參

14

1475

72



門 1475
號 卷 72

昭和十五年
十二月二日
購求

尺牘新鈔卷之六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李陳玉

石守一字玉郎吉水人
退思堂集

與錢爾斐孝廉

門下雄文蔚采一見知爲國士頃聞捷音披衣起舞古
人快知己之遭大雅有吉士之慶僕之欣慰不言可知
矣會城諸事雜沓應酬初畢卽應束裝以備北行大業
方新勝友如雲吾儕政就今日做起擇交謹身省事惜
費全副精神要向寧靜澹泊一路不帶雪霜不足以辦

天下之事不佞潦草十年向時雖刻意如此所恨易流
之性未能脚底淨盡每一靜勘不勝痛悔門下卓品清
絕業已饒此而不覺婆心之贅也亦不自解其真切翻
爲迂矣

與同年

歷觀古來成大功享盛名者皆非有口之士其有口者
十九皆凶敗之人夫發言無序坐起屢更眨眼戟眉揚
袂搖足躁競人也舌帶譏刺目視左右用譚爲正以笑
寓嗔險刻人也枝生蔓引微切冷挑乍細乍亮其聲不

一深心人也躁競者可以理解深心者可以精通惟險
刻者止可默敵無以語勝何也彼其溜視左右者以譏
刺爲能博鄉曲之譽也小人之常態里婦之鄙行也若
往而與角勝適爲所借矣

復諸縉紳爲謝鳳老舉名宦

謝鳳老生平本末傲鄉入士著蔡奉之桐鄉之士則尤
表表捧誦尊揭具仰厚道墓木拱矣而睠懷不衰自非
忠信禮教之邦烏有此身後公論哉念前人而慚後人
之多愆也顧何以洗濯末路以無負三事有道耶

復錢孝廉爾斐

生人間世原入是非場中聖賢妄庸一切議論憑人猶如劇場優伶蜂發嘲咲訶罵處皆有趣味莊列二生得此爲深前事直堪噴飯耳但作令者如當家老婆子只要無事不妨平平結案耳

復門人吳求履

作令如入螺螄殼中愈入愈曲又如行十八灘一上一嘆苦考成在卽錢糧舊逋爲他人受過尙可爲他人代償此實難矣區區一令乃煩天下士作愁債之客愁米

之婦大屈事也

與廬陵劉廣如父母

吏道愈久愈難真是苦海中著篙年父母大才爲之猶是弄丸承蜩若弟鴛下所謂跛子登山愈上愈躓也民生日蹙寬則廢事嚴則速謗年父母當有以教我

復座主朱茂翁老師

縣事如春砌芟草隨芟隨生應接繁瑣至今日頗似炙艾者累十九後忘其痛矣據目前差可相安或者久而見信乎然時時奉老師鍊魔之教時時惟恐懈惰也

復友人

閱來教所處甚當凡事三平兩滿便是世法饒人放手
極高處若兩家過爲執言所傷多矣非弟所樂聞也

復沈孝廉臨秋

閩海風土鬱蔥秀不及三吳淳不及江右而文學都雅
人士有情則三吳江右不及也大駕長遊得以搜羅山
川考驗人物九曲三山之間入草稿必多矣

復友人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鑿鑿聽訟之耳何繇鑿別惟

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
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爲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
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
僞也

復友人

二三鴟張殊爲可恨業已痛數勝於鞭笞矣我輩猶龍
豈鯁鯁鯁所能困耶天下事大度置之則魍魎自破
與之爭較未免地步自下一層

與錢孝廉彥林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瓣青霞中一切俱非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生響屨譬之五瓣盡處得玉女洗頭盆也久謝六朝典製童心再癢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也

與門人廖田生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鬼神道中雖復掌人間生死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復友人

從來揶揄鬼弄終未必勝人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癡人欲殺偃師明眼人知是木偶機關耳尊諭可以此意相解矣

與某友

向時面談具悉此中關捩但秋風落葉偶然過耳亦復與太虛無關政不須指定何人

復友人

別論世情之幻政足掀髯一笑傲郡前輩餘風不遠冷

眼自定熱脚徒忙耳

復支比部寧瑕

子瞻學元學而不能久亦如不肖談元學而不能行也
顧下下人常好爲上上人獻策以台臺之空洞英明自
是絕塵仙品矚下士小言得無杭州人聽川貴人說西
湖光景乎粲粲而已

復曹太史允大

小刻原是學究語不足塵溷大方過蒙提撕錫以袞言
不無獸頭加茅屋之譏矣謝非可言惟有佩服無斃仰

承明德詩有之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陳玉所以上報名
章耳

復楊扶曦年兄

三湘七澤聲名爛然知老年兄負屈百里也如弟碌碌
多凶多懼此百里似一太極圈子幾時纔可跳出安心
於圈中盡本分事然蟻封盤馬虞其躓矣

復支曰旦年兄

向夜愧不成禮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杪更上
高臺四望千家正寂萬籟廢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

始得濯魄冰壺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與魏子一

平生好文尚友以作吏而俗譬如昔有禪者一跌失其智慧昨覽諸君子妙製豈但見微兼亦喚醒根因撩我夙慧多矣僭爲評賞恐案牘之日掩圖錄之光矣

徐

芳 仲光南城人
藏山初集二集

與湯惕菴

芳嘗讀古人書碑銘序傳之屬覺其人之生平與其精神面目剡剡如欲出焉歎人之於世無不朽者獨行與

名之能久存於世如此也而其所托以久存者亦必其人與文之奇偉卓犖足重於世則後之人皆樂求其書而讀之讀之而得其碑銘序傳與所托於碑銘序傳之人而其生平之精神面目亦與之俱見焉苟非其人雖其名與行之自有可稱而所托之文不足取重於世其書固不傳卽令傳之而後之人無有肯取而讀之者則其湮滅歇絕固與世之一善無述者等也故古人之書自歷代史編而外惟歐韓蘇曾數公之文最爲顯重於世又歎以彼其時所列於碑銘序傳之人其行誼不必

皆爲後世所絕徒以幸生數公之時得廁名其筆墨遂
令後世誦慕景想若是今天下無數公之文卽有之未
必兼有數公之人則雖其行之稍有可稱無所托以必
不朽欲令後世之有所聞其可得乎天下之湮滅而歇
絕者可勝道耶獨老年臺之文躡數公而頡之與之爲
肩背而其人則又數公所未易及則向所謂奇偉卓犖
者今乃遇之矣先君子之行不肖輩不敢以私譽老年
臺亦嘗一二悉之而又得竊附於夙昔之末誼則庶乎
可以自托而無所棄矣向所咨嗟於歐韓數公之文與

人而幸生其時得以其名廁者先君子於斯可以無羨
矣雖伏在草莽不得進於史編之列其所得恃以無恐
者知必有在矣不憚謹備行實一帙家乘一冊冒陳清
覽雖猥瑣不足採幸少存其槩俾得廁名筆墨之末他
日讀老年臺之書而得之者將不勝餘榮焉

答蕭明彝

失陪遂已再歲曠濶滋甚矣然人謂之莫往莫來弟謂
之數往數來此必有辨也承示卓上人與子淳兄論難
書甚暢而悉子淳固志于道者豈真墨守門戶不肯相

下無亦其所見固自有同異耶若弟則戶外盲也盲不識日至以終古經天之物展轉于叩槃捫籥况其精微浩渺者乎甚矣老社兄下問之辱也若所云異同之際固思之大抵斯道現前無虞于參差詭祕而人之詣力不能皆一譬之炤琉璃者青入見青白入見白乃至閃忽幻變百狀具出不但儒與釋判若敵國卽儒與儒釋與釋其支離抵牾更有不可紀極者蓋自孟氏以後至今數千年矣而其斷斷互齟者日未有已也欲破之豈勢之所易得哉今夫雒邑天下之中也燕之人至焉粵

之人亦至焉其間闡隍塗軌邸第村郭山川風土之屬燕之言如是粵之言亦如是粵人不耻其襲于燕燕亦不得歧于粵也何則雒同則所見者固不得以燕粵異也如使取雒邑圖之聚塗之人訟焉此云是彼或意爲非此云美彼或意爲惡矣父不能得之子兄不能必之弟矣何則彼于雒固未至也其所謂闡隍塗軌邸第川郭山川風土者僅得之疑似髣髴之圖耳烏能測其所以然哉故所見至則燕粵之口如一人所見不至則父子兄弟之說不相入今夫道猶中天下之洛也諸家之

論猶自天下之人而言雒也然而有至有不至焉其至
焉者吾知其相悅以解矣其未至者吾亦烏能強以所
至者飫其心而關其口哉故弟邇來有一極簡易法欲
使人勿認儒認釋而直認心認性何則儒與釋殊名不
殊者性也吾自認吾性且不向宣尼尋轍跡而何有于
紛紛者乎假令生成周以前宣尼未生釋迦之教未入
吾寧無擴然證入之路乎如不自認吾性而門戶是依
斷斷然爭之爭之不當祇滋之蔓矣爭之而當而宣尼
自宣尼佛亦自佛也烏能以彼所得者入吾心而附益

之哉而此一儒一釋者不橫胸而佐之鯁耶不自至洛
而日與人爭浴之是非抑末也卓上人之見與子淳之
見不同而皆未能無儒與釋之畛盍俱化之使至虛乎

答劉子淳

日在煩埃酷暑中想得吾兄松下風滌之闊甚不能致
也宗教捧喝本謂掃除一切語言文字使人直下認取
然機鋒相對其授受又在理道見解之外想此中亦必
有一印合之處弟氣識淺鈍實不能識故恒縮首自匿
姑爲其所可爲而已吾所詣之未至而徒仰捧喝于人

尺牘新鈔卷之六
猶句讀小兒而乞大成之學于先師也滋勞無益矣如其已至則所謂大者吾自能知之也奚必先師哉宣尼之時及門之士三千人其聞道者顏會以外能幾焉夫學之貴自得也明矣宣尼猶不能以道與人况其他乎凡弟之逡巡退抑不敢輕持面見當世高明之士者意如此非能有所挾持如來示所云也目下正遷館嘉禾卒卒無暇所屬齋記容澄心以應其他異同之爭付之一默可矣口便與心得原殊無論未透縱令晰極秋毫于吾心受用處尙未有與也何時得晤使人邑邑

又

自季良死而吾輩遠近無不容嗟悼惜或爲流涕者不惟吾輩耳山野市販之人至於樵農臧獲亦無不容嗟悼惜頌其賢而悲其促者夫人生於世能幾其死而能令舉邑之人爲之咨嗟悼嘆萬口如一者復有幾季良于是乎不死矣不然令季良于世無一善可述苟且以無禍于世更二三十年而季良亦且老而死且至矣而舉邑之人終無之爲咨嗟悼惜者或從而譏訶笑罵之如是而其生也行肉耳其死也槁土耳安見所稱福且

壽者哉季良于是又可以死也

寄綏安聶桂侯

子黎何辜斬艾未厭目近今之變幾無辭于天之不仁也昔之高門閥里會通大都既以燼冷烟飄無復存矣幸而有荒裔一片地山之窳奧澤之阻曠溪巖之邃複虎狼蛇虺魍魎之餘土可偃脊而伏與夫殘膏剩醬之細碎刀几所未到到而未饜者則禍釁必蘖于其間聚族而蹂之擊其的而呼之射若天于此有重獄焉陰爲周內播弄必胥取而辟之斯快者吾求其所以辟之罪

而不得而以爲天之嗜殺爲已甚也如謂非天之殺之也則彼殺人者何善乃獨肆然無患以虐則生以弱則死天非不仁則是于世之善惡懵然無所計較聽其自生自死而已如此而何貴于天乎又不然知其不可殺而生之不得知其可殺而殺之又不得是天之頽惰恇怯徇勢委利與人無異目覩虐者之躑躅吾前而無以制之忍一世之弱而就死而莫之救也愈益無貴天矣是三者卽有善解終不能免一也敝鄉于戈荼毒自夏徂今蓋西戍來所漏而未盡者今盡之矣昔之避兵者

以山今日之兵乃自深山中窟之小深則小毒大深則大毒其勢固無類耳貴縣西北近隘于禍想復不免尊居最南知當無恙山中行旅曠絕無從覓近狀屢欲遣一候道梗弗獲因離思合覺向來把臂真大快事悠悠失之乃重自負耳

寄郅陸奕

日浸以馳別浸以久數十里山川限人如此古人對良友者或如飲醇或如倚玉弟自審數竒生平常有枵饑枯瘠之鬼尾逐爲祟則于吾兄宜不多接而是鬼于人

深苛無類不但妬其醇與玉併醇與玉之類而亦妬之則視昌黎五窮抑又加一等矣寒山淡寂舍侄輩非龔卽暗無可共語以吾兄豪情處此良苦昔姜子平入山日惟畜蜂豕爲事夫蜂豕何佳而顧業此達人寄懷將無不可吾兄能作是觀則此輩尙得竊比于深山木石之列供白眼玩弄未可知如或法說生公抑又無擇也衷鬱百端不能手口一二

答逸菴

士以隱名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侮則忘忘則隱

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舂跼踖廡下
其蕭條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僧雖困卑不至人傭勞
不至春杵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涉世自有中道固不得
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衆明鏡善炤而物不仇
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迂
多可少始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
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不可不反而求之也
往陳省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躓之無論他人
卽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旣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

于其間耶上人盍小耐之委蛇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
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答張蕙嶸

此番楚毒備極僵寢者數月殆亦一厄數而僕于八月
初又復感風疾迄今彌月許而昏痺如故舉體頽墮起
處若學步小兒寸移尺徙曉夜欬逆口中齒豁過半一
吞百齧酷類老叟自嘆年未四十而諸色衰相無不具
足是人於天地內不知能得有幾年活矣他無所念惟
讀書未足與天下佳山水多所蹉負爲歉耳因遂妄想

丈夫生長於世事業既無所成就而著書立說求一言
之不朽者以自傳於後此事又非卑菲之質所可幾倖
則惟是山水之間可以放寄牢愁開擴胸臆不至以跳
丸日月擲之促刺枋榆耳生平一汎長江三歷西湖而
皆一過而不能有九華五老諸峯僅於烟雲閃忽中接
其半面而已至於天目虎丘浮玉諸勝皆於跬咫尺之前
失之豈非數哉此行一息未先朝露扁舟隻杖與汗漫
焉亦固失晨之補也抑又妄想古之人官於其地其所
務者不止堂皇簿書作俗吏事類能極其興會所至汎

濫討剔發其奇祕如永叔于滁子瞻于黃子厚于永其
筆墨所遺尙足使人流玩弗置貴鄉古雄邊地大行王
屋之奇軋天下聞人碩士踵屬于世當年草草暮月如
盲如痿于向所謂名山異跡未能稍稍有所攬涉諸同
人輩傾蓋得之轉盼失之豈非人生一大憾事故常形
諸夢寐月以數計閉目延眺光影歷歷此亦精神冥結
不獲分解者也僕幸薄有微藝星相著卜皆嘗曉習邇
尤深于堪輿之學自謂于今世界虛無倫匹此數技者
又皆方外所不禁廢苟得一日絕羈而去馳騁盤薄雖

戶部新錄卷之六
不能宿糧三月長塗單旅以是數者濟一鉢之窮當不
至困也而頻年夢想因得尋而踐之恣其摻討期于滿
適又得以備聞昔日之罪狀稍抉其矇翳向來知與枯
苑榮落之不同輿地人民盛衰變態之各異足歷目涉
各盡所意亦一曠逸之舉也此意蓄縮良久于故知前
乃一及之目前踪跡異宜未敢造次輕有所謁他時握
手韓王第一峰杯茗劇談暢乃百倍又不知旦夕烟霞
得曳高人之轍否也

答鄧日生

生平淚不輕墮十年來惟國變先君子喪暨令府君而
三耳當時旁觀唧唧以爲此潛然者從何處得僕亦自
訝自問然不自知或者令先君知之也若詹詹小言尤
愧荒俚失次夫肝膈之與喉舌其膚裏相去已不啻數
折矣况腕指乎况又移之豪墨之間乎接手敘感孝思
之無窮復自慟其有情不克自致也所示令先君相成
隱志此段心期真非猶夫人之父子雖然令先君之事
畢耳有生必死年兄無過戚也且年兄昆季在卽令先
君在矣年兄取令先君之生平者勉之卽令先君生平

尸別錄卷之六
二
也更取令先君之摩切於三十年來者益勉之卽令先君之終身而摩切之也木之相木無有二根燈之相燈無有二火豈親若身而顧有二體乎令先君所不了年兄了之若爲半數令先君所待竟年兄竟之則全數矣乃僕因有蓄極思吐者從來送死之禮葬爲大祭次之所以綏死者之藏而隱其魄也古諸侯以及士庶之喪無有過時而不葬者過時而不葬謂不能葬春秋譏之其或有過而未葬者雖出三年人子之服不變所以著其情而必其時也今世之俗詳于祭而畧于葬甚者先

世遺骸疊累非一身有高堂邃宇之安而乃不能爲其親管尺寸之士衝風苦雨嚴冰烈日之吹蕩凍炙而莫之顧恤如此而于古之委壑者何異乎大家如此小民之窮窶不知禮義者奚所法乎而吾于祖父如此卽吾之子孫將復奚責萬一而有水火盜賊意外傾崩震撼之患其爲疚戾將奚贖乎此雖人情積情昧於輕重緩急之所致亦世俗陰陽拘忌之說有以中之如年兄者知斷斷焉衷於禮而不爲俗所惑者矣與令先君有骨肉生死之誼于事之重且急者固不可以無言伏惟炤

諒

與陳伯璣

弟常言天部所轄數種最雨無情使人冷落淒清有朝
無日有夜無月又偏與花為妬與春為仇與離人遷客
為惡緣與竹杖奚囊為敵國古來篇詠悼恨不一我輩
十年來韶光強半負此若使天路可梯當獎率同人膚
懇上帝永遣此物一意晴朗使水水山山一年三百六
十豈不快事

答傅瀛濱

每焦愁索莫中接吾兄一談或時手吾兄數字便爾色
起神王如織屨兒同南陽耕夫踞圖指畫時不復知身
在草廬風雪中也嗟乎吾儕何可一日無瀛濱吾儕如
鳥中子規自是天地間愁種愈多則愈愁至如瀛濱則
催花鶯燕也

答蕭明彝

兩接手諭具悉老社翁為壽昌殷切之至意弟於此亦
幾大聲疾呼之顧呼愈急而應愈緩即固不可如何而
弟於此猶有歉者以其所以呼之道未盡也昔時有駮

子者其母疾亟問之人人曰是惟割股可拯之也駃子
曰不難鼓刀而出衢有卧者曳其足而刲之卧者驚號
殺人而駃子掩其口曰忍之割股拯親殊美事衢之人
嚔之皆失聲夫知拯親之爲美不自割而割人宜人之
不能聽也今弟寔實不能自有所割棄而日以不情之
事號之人無乃與刲衢人之股以除親疾者同一可嚔
乎人之自愛其股固其情而柴立之骨之不足於供又
其勢不知病者將復奚策也

答傅平叔

十年夢想一曙得之亦以一曙失之喜快相尋未有若
是不測者歸來辟匿空山僵卧再月念西溪一步地薄
分尙難領受何況天邊五老台札至讀之温生於背霍
然坐起若弁言過錫此自爲大集中添一首絕妙文字
如弟卑卑何足勝此晉人有善叔寶而耻其美之不若
者使叔寶載而已爲之尾則之野野人輟耕舍負踟躕
瞻盼各失所以行國中而國之人若沸焉而其追馳戀
慕者塗爲闐而轂爲軹也而是人乃遂驕語于人曰吾
行之傾人如此其謾亦甚矣所以然者叔寶先之也而

是人者不能以美致人而能以叔寶爲餌則人將自致焉卽謂是人之能傾人亦可也今弟以平叔之言爲叔寶庶幾生色哉而其尾之載者或亦得析其榮以分其盼乎人誰樂以美遜人而其所以驕人之意固不害其爲自知焉彼叔寶者固不難以其餘美乞之也今時之麤知書薄負才者莫不有意於古文詞與學爲詩而其所謂詩與古文詞者尙未知其爲何等物乃遂覩爾騁逐于世豈歐韓李杜千百世而一人而今挺生之衆與其詣就之易如此亦見其不知耻也如吾平叔少游者

乃可自命爲古文詞與詩而自弟所攬接天下士不謂無能古文詞與詩者卒亦無以過吾平叔少游若是則斯道所當取裁而就則者將在是矣而弟雖鄙劣弗類亦常致力于是敢自護其愚而不以進哉吾兄許以爲近則近之矣如不然者固當棄所得而學焉又不知吾兄所謂近者果近之與亦姑取其誠而恕其責耶

答竺庵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東都之市遍目中所遇未常見全人也卽松自炤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

至比于全人之數松卽亦自諱其馬首于嵩鶴之睫然
且不可得况其他之魚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袋和尚
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畧爲炤索四望
閭寥較松爲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
冀遇一袒臂翁丐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
寂不見應豈人之祕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尙未
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熒熒窶處近復有先
君之役舉體瘡痍醫而剝肉在大師尙曰等箇人而至
如僕者又將奚等嵩鶴如逢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崔 崧 五竺寧德人

武夷與黃帥先

吾頃泳水中央不知雙脚踏穿白雲翠靄幾千萬疊

吳 宏 遠度金谿人家秣陵

與減齋

萬壑響松風百灘渡流水是趙文敏最得意巨軸今爲
婁水王尙寶收藏僕未之見而以意爲之世間尤異亦
自夢遊幾度然後見更妙

與吳冠五

天地間有凍不怕之呂米桶燒不死之介子推黃金臺
土阜而已

邱象隨

季貞山陽人

與慕鶴鳴大令書

弟猶憶浪跡聖湖看花仙邑忽忽三歲矣雲天引領南
望爲勞門下游亦繁劇逸羣絕倫天曹一席延佇已久
咫尺雲霄之上耳視家兄浮沉嶺海何止雲泥耶愚兄
弟落落寡交唯與西陵胡彥遠稱異姓兄弟記明公履
任時論列江左人賢愚兄弟屈指彥老爲第一人比聞

頗爲明公所禮重然游從已數年間彥老踪跡不一至
公庭三年從無一白事明公閱人多矣亦足以想見其
爲人而知愚兄弟之非阿私所好也頃聞其買山未成
方經營一廛百畝以爲養親之地其故人中如曹秋岳
龔芝麓兩中丞與愚兄弟各有解囊之助然酌水行潦
止可餽饕門下能分廉吏之俸錢如郟公之于安道者
乎傳作湖山佳話都門諸公多彥老石交一時感頌盛
事或不止愚兄弟已也非公不至傾身下賢古人正有
相成之美耳此書并未嘗使彥老知也

吳國對 默巖全椒人

與王貽上

讀七題名如乘騏驎處處制以銜勒而逸氣自在乃得之簡書嚴程之餘與會所至當不止爲一時佳話君家損齋遊京日記云平生登覽尠有窮日自幸不爲俗吏所纏歸舟對妻孥猶津津道不能休也此游此語可相伯仲而題名以簡勝正畱無限烟嵐在口角外也伏枕人惟有右手持藥碗左手把王子題名舉眺天末向金焦北固諸峰影塔然而已

劉榮嗣

半舫簡齋曲周人古歡堂集

與成先生 戊辰

聞新上聰明天縱其視臣下每有不足之意召對旣行諸臣無一語當聖心上曰這就是召對了麼真可謂有君無臣故意雲龍風虎別有際會必非見在諸公可當五百名世之任因與蓬元先生縱談他日至治之相至吾師齊下一指不覺相視而咲也持局者視不勝猶勝也處今日之時與勢而不知變計又何怪乎傾心吐膽于崔魏失身辱國而不知耻哉旭日旣且雖有陰翳不

尺牘新金卷之六
三
能不破吾師似亦不必久待也經筵啟沃所關不小片
詞得解群籜不振而自落矣駕輿何日可勝翹企

答盧德水

讀書而病與飲食應酬而病孰愈乃弟尤願年兄以讀
書却病勿以讀書取病也寂寥閑談之中饒有一種苦
趣以詩書作聲歌以古人當朋友以節勞減食當醫藥
此亦塵世修仙之訣矣弟嘗言讀書時好處卽在讀書
之時若到發跡以後其味索然於今每憶當年好處真
如陶靖節作桃源記想像追思不可再得也

回王受人

別久矣以我思君知君思我至謂開府秉鈞頌禱則套
期望則幻不意知我作此妄語唐瞎子又刻唐詩十集
評語大有可觀只恨其念念欲駁詩歸示人以不廣耳
清泉白石得暇搜句想其囊中珠璣正復不少珍重密
藏不肯令隻字落人間乃索僮父敗絮耶不敢奉命大
貺謹領片片爲報瓊來桃往殊失詩人匪報之旨弟嘗
自稱曰貧道此之謂矣

又與陳省公

某待罪京華時搜昔賢遺跡屬在郡內者表章之借名
公鉅筆以顯前修爲劉去華酈道元張茂先賈浪仙四
人去華則思老記而書之矣浪仙弟僭爲記而孫伯觀
書俱已刻石道元茂先已有作者但未脫稿耳近過吳
橋晤范質公道及乃云四君中去華第一尙有一人氣
節可配去華而功烈過之兼長文墨折節下士世或以
武人掩之若操闡幽之權論著何得獨後且當此時而
求先鞭用世與定力迴風者不及此人卽貞珉無色矣
弟心動應聲曰得非張桓侯乎噫記去華惟思老記桓

侯非眉公先生其誰敬因希伯敢告記室如蒙慨諾並
祈大筆書賜卽煩希伯刻石明春攜以見貽弟無足數
桓侯亦可謂古今不可少不能多之人矣更得鴻篇雙
垂不朽

與楊崑岑總漕

漏屋漏舟亦頗相當若台臺旌旗蔽日鼓角動天三軍
之士俛首聽令智勇之將伺敵而殲之捷報轅門凱歌
宵震豈中朝倏懦之宦偃僕兢惕一醉無時咲啼不敢
者可望萬一哉弟且匍伏河濱縱世人問水增半尺便

喜慰非常向漁網買三寸鯉鮒救饑口涎不到地甫探
頭蓬窗外卽渾泥洒面引襟袖拭汚斑痕狼籍累累又
何敢向高牙大纛侈言自在耶日俟戎車旋軫一望見
顏色粗了公事報天子仍北視河道於臨德等處從闡
宮丞簿中作夜郎王耳

與路皓月

人生順逆命定之矣躊躇計較無用也所謂君子落得
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人彼從功名起見者何嘗必得
功名哉章通政發倪鴻寶揭帖而倪不損劉梧陽發通

政私書而章以百足立疆豈非天哉親翁又何過慮爲
漕撫叅于蕃至於提解入京毒矣而于蕃得免于穎州
之難鳳陽守被劾且畱候代而賊至被殺禍福之來又
豈人力可得而趨避乎餘俟當得再報

與張恒山

弟治河無狀羈身徒苦方員並畫南北交馳人言日至
市有虎而毋投杼安得不速老耶河幸通運且過半其
人眈眈未已也驄馬豸冠甘作鷹犬誰謂宰相無權哉
伎倆如鬼禍福如神除却治天下儘可稱才弟悔不三

舍避之再承念謹以實對

與暉道生

足下高眠霄漢俯視塵凡顧獨戀戀念敬仲不置則敬仲亦可自幸非俗矣佳畫迥然筆墨蹊徑之外摩詰自命前身畫師以至宋元諸家本朝文沈無不以文人得畫名讀書破萬卷豈獨爲詩用耶五唐人皆唐詩別調清虛冷雋塵外自喜一經高人洗發韻致更覺新妍古人顏面時賢眼孔應俱轉動鑿拔之權重矣服服謝謝

回練任鴻

侯年兄來得手教極感相成至意任事而得禍弟久已甘之顧慮傾人者中以穢垢所關于爵祿輕所關名節大耳此番若無諸君子在內弟豈有瓦全之理乃今年兄行矣侯年兄又已出都弟且不暇自念而爲世道慮不能釋也論者不察動曰調和曰虛公天下安有君子小人並進爲調和而半陰半陽不消不長可以爲虛公者使人皆明白其行事忠直其肝胆君子何樂乎分行別類如水火之必不相投耶弟里居習懶去邪扶正非所有事年兄其實圖之初見大作驚喜過望顧如弟之

詩與字何足問哉而不敢不呈醜者于年兄之前五內俱剖奚有于是矣

陳周政

子鵲營山人
蝶菴存稿

答王普瞻書

近世詩人眼孔小極已投獻于李譚之門作彼重儷復何望哉齋中無事讀石丞等詩不如看齊梁小兒爲得也病起喜看昌黎長吉義山昌黎文章少中用者獨詩絕妙耳何古今但誦其文已也長吉童年調嘴胸無墨汁玉樓見召自是天上不用讀書人如蔡少霞寫山玄

卿文真長吉本色安得不天然集中幽異恠誕之語說鬼正其神處說苦正其樂處亦可喜也義山不然有來厯有根據雖用僻事而一一可考唯蘇子瞻可以繼之來教瑰奇二字豈足盡之乎卽子瞻之詩亦未易讀彼其傀儡古人調和衆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蓋從義山一派窺出三百篇苻菜壘觥匏葉冰泮微意風雅正派正在于此而獨被不逮之誚魯直輩可謂有眼睛乎來教謂義山錦瑟詩拈首二字爲題卽無題義最是蓋此詩之佳在一絃一柱中思其華年心緒紊亂故中聯不

倫不次沒首沒尾正所謂無端也而以清和適怨傳之不亦拘乎

與杜六符書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鷁法矣一切有爲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挨過刀山劍樹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慶不宜弔也弟謀升斗養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趣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六符先生曠懷朗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攜手峩崙之顛

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芹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驕驕一片

再與王普瞻書

莫知其所來莫知其所至風也說者謂起於青萍之末盛於土囊之口口所以言亦所以食食者吞之言者吐之胸膈之間逼而成響非強作也夫人呵則爲氣呼則爲風誰謂詩獨士大夫有之乎但士大夫之風不失之陰霾則失之謔浪是晉唐而降皆衛莊公矣豈不哀歟病起無事判花纔畢取國風諷之欣然有得頗覺古人

情性躍然目前旬日之中筆墨丹鉛遂至狼藉名曰風輪昔人睹飛蓬而爲車今敢謂車之卽風乎亦曰三神山非羽輪不到耳其成文而不可注之簡首者有三十五篇已付梓矣此碎語也名曰風輪小品先致請教不審有當否

姜圖南

滙恩錢塘人

與張繡武

足下出九死竟生耶人生如駒隙死日苦長生未必佳于死也吾移濟南足下來游岱宗登日觀峰觀東海日

初出豁然清眺盪滌死生場中殷憂煩慮何必出死

李

雯

舒章華亭人

答陳大樽

被放以來兩接手書故人拳拳彌增感歎雯身世相迫已到窮崖不得津梁更思反步此今日之戚戚所以倍篤於往年也弟成人兄弟六人五年之中已折其二自理髮莖十白其三鬚亦有三四莖白者躡之旣去旋復更生誠恐桐柳之姿望秋欲替旣無竹帛之勲復廢名山之業修名未立身同委灰則出處之事都爲儒冠誤

盡此雲所謂一夕而九思臨殮而不知七箸者也憶曩時比肩並起之彥不過六七人今惟偉南及雲將爲碩果而偉南道心彌腴雲也世趣愈惡顛顛居一室之中四面環責皆蓄至深之望懷不憐之心顧此微賤之軀乃蝮蛇怪鳥爲天地間憎惡之物以形爲累不得轉化近復以脾濕發瘡肢體攣如臂不得掉步不得揚仰卧看屋梁側面對籬條時呼舍弟捕秋草上青虫致諸虬蜉群鬪階上曳足觀之一爲解頤天下之可欲有大於青蟲而人之競得有甚於群蟻者我未知造物者亦一

睨而視之耶抑細瑣而不見耶思之不得日影移尺而休焉其無聊也如是正欲伸遣愁疾思得出門顧此措大面孔無處施散亦患無結伴相從者今幸有我兄爲地主轅文爲旅伴便足振策一來寄其感興轅文偶有平江之行俟其歸時卽與同載計到越中以明月爲期耳魯元之窮頓久爲兄所憐今來會稽學釣任公子得無助之修其餌綸乎

又

委作蟬鵲圖贊率爾成之苦不清邵夫蟬之爲蟲隱纖

柯食清露性不傷物而物或傷之此如中散學道而被
刑將毋高簡致患耶螳性貪忌宜遭賊禍正似鍾士季
見殺不足悲憐向使二蟲相搏倉卒未殊而鵲也擇肉
而羞之則螳之斧未能斃蟬而鵲之喙必先碎螳是蟬
可再生而螳爲必死此又可爲先發殺機之戒也莊生
之世以今望之猶爲上古人事之變未極故但著見利
忘害之言以雯思之其義不止於此欲與足下共暢之
因小叙中不可吝此意猶鬱故復緒論及之以爲談
諧

與吳子遠書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
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
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已
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
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下於弟又一密之也陳
冤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己
余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當益堅老當益壯旣而
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隴蜀至洛陽時

計其年又僅二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遨遊萬乘披襟武
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爲上
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
又復不關年齒矣向使伏波生於今日窮在青氊之上
老在棘牆之下聚米之志不及展跼之景不及見行
無下澤車出無款段馬使馬棧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擲
揄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卽作此語又誰爲聞之而
誰爲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離僮僕相侮
妻妾諄詬朋友曠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日鳥雀爲上

賓以旭日爲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雞狗如龍象當此
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若之矣史稱馮敬通
坎壈於時常有凌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
衆拒兩國之命扼掎豪貴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
後爲大漢棄婦使妾得此而後賤便已陟遊帝庭奚啻
凌雲而已哉擯斥不繇明主屢違不以譏謗冥頑不靈
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
汗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爲苟得一見
至尊遠擯絕域至死不恨耳今聖主之求賢奚止如漢

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
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
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
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煌煌聖朝有一人隱士
垂之史冊炤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沒齒蓬蒿榮
於槐棘矣

何謙 非鳴崑山人

與張公亮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

公卿而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字欺弄生人而君
得其一君之屢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罰乎然
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之委頓窮悴歷嬰勞劬而後厭
其心既厭其心則必回嗔作憐以爲吾之生才亦原不
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悴之極矣天其
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尺牘新鈔卷之六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七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萬時萃 茂先新建人
統園初集

答李復初

讀大刻淵古已殊舊觀佳序淋漓更驚異撰至於詩堅
七字之城字據二王之壘文人勝事兄遂欲一一將去
昔人以朱異為不廉復初似欲過之矣聲詩一道我明
二百餘年不可謂無人然正嘉以前多宋元藹氣北地
信陽崛起後之為詩者遂至規倣初盛唐不敢為開元

大厯後半語久之聲響雖似氣格愈卑徐文長起隆萬之間江袁中起鍾譚後競數君子非苟作者彼實欲自爲唐詩不欲如世之規倣爲唐詩者今誦其言合者十七離者十三才固有不及也乃今之不欲爲唐初盛詩而強學爲數君子詩者又至裂吻聲牙間雜淺俚合者十一離者十九彼不能爲數君子而強欲爲數君子之詩氣格已卑聲響併失向之學爲初盛唐詩者如今人摹擬王唐之文失之必爲庸弱今之學爲數君子詩者如今人摹擬歸董陳艾之文失之必爲穢亂兄云

不欲步步唐人恐反失唐人真面目此已得今日作詩三昧但願兄熟讀漢魏人及陶杜諸公作而善用之參徐袁諸君子之意破世之規倣爲初盛唐詩者無習徐袁諸君子之局蹈今之爲數君子詩者大都學詩如名手臨摹古畫法書初紙乍脫尙自依稀從臨本轉相傳寫再四而後漸失故形不若更就其原本脫之乃復佳耳弟自蠡測辱下問遂不覺媿媿盈紙

與李龍侯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

戶部新錄卷之十
仰止尙無由賓階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
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僮父
弟乃於龍侯知有同生聖代之喜邗溝章水竟阻話言
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子數歲以來懷琴出入
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蒯緱在客仁及車魚廣
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者以其雙瞳炯炯照
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媪爭只
尺之惠於王孫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
者千古書生盡感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

時聞近況知奉倩之悲踵以衰經倚廬深墨願龍侯自
愛武子屬作嫂氏輓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
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深方在哀疚亦不欲
遽言斷鴻淒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蘇

桓武子新建人
遺稿

上馬劬思先生書

桓敬老師閣下桓嘗讀書至韓退之每上書宰相自言
其抱道好學及困苦阨鬱之情輒泣然太息謂才如韓
公者古今所間見何至爲此書也又讀書至孫明復嘗

見范文正公公曰秀才何不自重時謁顯貴無益也明復乃告公以親老家貧凡往來道路不憚勞苦者萬一以爲親耳公爲蹙然使居太學月得錢以奉母後十餘年明復講學於泰山之下聲聞東南則繇公存之也竊又感文正公之子見石曼卿言二喪在淺土卽以麥五百斛貽曼卿歸語公公謂當以麥及舟與之其父子仁厚發於天性如此桓則竊伏自嘆旣無韓公之才孫石之學而困苦阨鬱之情迺百倍之家亦有親之喪弟妹皆長大未婚嫁而徒饑寒鄉黨之下爲親戚交遊所厭

棄雖日嗜古學爲文詞顧獨不遇于時焉然又不能俯仰里巷往往遊於通都卽尊嚴如閣下貴爲天子公卿輒不自量間上所治制稅以溷閭人而閣下復與進不棄或薦引之此卽古人之待昌黎諸君子不過也嘗竊聞之士窮見節義乃向者三君子所爲得無非耶觀後所樹立尙廉耻立志操一介不苟者也而或數上書宰相或數謁顯貴或以親喪告人何哉蓋其志欲行道向學而不自裕於力不得以有成所以不惜鳴號於知己之前者有以哉雖所上書宰相賢否不可知要世有如

范文正公父子者則亦可以情告矣桓不自量竊思發憤向學以自成其志顧常迫於饑寒而又有親之喪弟妹復長大不得盡婚嫁此卽諸君子處此或亦不能無言於知己之前歟伏惟閣下仁惠被於遐邇忠亮著於朝廷而又好士不倦卽鄙賤如桓教誨飲食亦無所不至矣此豈可自默默耶因錄所爲古文詞十篇附以薊西雜詠二十七章伏冀閣下政事之暇賜垂覽焉又自懼其唐突迺引古之人事相類者以自寬釋然終恃閣下之有似乎古之人也遂敢盡其愚

報陳龍媒

桓白龍媒足下西礪傷離遽焉易歲彼此岑寂浩歎何如承惠遠書自憐憐弟悲不堪讀旣念足下及弟所以爲吾者當必有在但患讀書少名根深世事糾纏如病在體悲樂紛來不以其正耳弟家南州僦居買粟遭讒覲閔千倍足下下第以來日對寒溪擁懷苦吟突煙間絕自謂春氣不復荷被雪霜旣去卉木遂榮簡俾之間時已初夏矣士君子失意落節磊塊不堪咄嗟展轉難以言譬稍獲知遇趾昂氣粗好惡橫中蒼白易外古稱

尺牘新錄卷之廿
五
達不變塞者今無人焉願同足下勗此日月四時之候
環處其勝吾所爲吾當不爲時移耳伏念宛涇多賢山
水甚佳足下講道讀書於蓆門茅屋之下此已榮遇他
更何云羽便敬箋奉報無繇會合千萬珍重

與梅朗三

客秋辱垂教甚切緣邱次多事未及裁答死罪伏承糾
繩拙詩益以矩墨引領宛水每想一見盡所欲言不意
蕪關獲侍左右得盡生平爲快未有契闊迄今常深思
慕弟于詩實無寸長但緣兒時愛作偶語率意所會間

有小作此正候時之蟲蛩喁喁而已其於風雅騷選
之原漠然不識何似初見時人追法袁徐諸子心頗不
以爲當又不樂世人摹長吉者便用長吉字句以故嘯
歌之餘偶爲臨做瑠畫纖巧無裨於道旣焉悔之嚮往
柴桑至其澹然無營更與賤性相適間讀李杜愛其勁
拔奇聳之致出人意料藉以發舒憤悶少慰岑寂初未
敢求奇自見卓然思存今古之間也伏惟足下詩文之
妙近世希有竊揣其意所營文章歌詩皆不欲在漢唐
以下爲志甚偉弟深壯之至弟鄙薄謬受獎許白門愴

別思之凄然每江上煙暝羣山餘雪輒手足下詩篇放
歌中流覺昔人濟之江淮必使蛟龍繞舟之語不我欺
也近作何似郵便乞相示庭生龍媒治先諸兄道意
黃虞龍俞言晉江人家白門海岳先生子俞邵兄
二陵雜著

別蘇何蘇

竟別矣乃不敢時時過恐黃花翠竹桐葉楓心都增我
別愁爾自念吾黨居以筆墨相守行則以筆劄相寄固
不寥寂不然居樂也樂形骸乎鹿豕也行悲也悲皮毛
乎兒女也故於瀕行日但錄所作以別他日臨風而吹

卧月而聽雪舟露笠之餘一彈三弄大地草木皆動何
必握手始爲聚也

與陳眉公

泛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間物
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洲半點鷗鳧可親推
窗凝睇夙懷頓飽致問眉公此去蓬壺幾里

與廖傅生

古能詩者未必能文能賦者未必能詩今則白丁黃口
拾人牙後自命兼才倘一失足醜態畢露憶陸機有云

文適多體欲便不清此語竟似爲僕襪材下一便宜法也

與鄒公履

誰于香烟初發寶幌乍張歌舞正濃賓朋方暢絲肉迭奏鼎沸滿堂時時朗誦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之句然後倩善筑者悲歌易水泣數行下於是筵饌盡徹賓朋不悅履劍參差伎伶失色四坐無言寂如長夜我於此時忽覺自會

示俞平

讀千賦則善賦觀千劍則曉劍蘇子曰疵病不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

與李君

李善圖章

若使君家丞相命章陽冰操筆北海奏刀自當妙絕古今然而爲之後者其難乎君苟能臻能具二品亦可以不玷門風矣吾恐能具二品大不易解

與客

古今能文章之士皆胸中無物眼底無人無物故河山大地以至蟲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

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畫之爻多則衍
天龍之義酒籍肉帳悉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
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與繆大質

不是真正剛如百鍊人不能為達故廣陵可絕散而箕
踞之鍛必不可起不是真正柔如繞指人不能為達故
猪溷可同飲而投梭之齒亦可折

與宋比玉

張元長云男子無殺天下之大戒余初甚駭此論及讀

龐公語云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故阿羅漢名殺賊
然則收根塵之賊者亦善用吾殺而已矣

與俞平弟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為不如
向玄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書觸鼻之香沁脾之茗浣
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牽愛之石豁性長命之佛
經道藏醫俗之名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
可令妻子作梅鶴

與聞子將

湖南之遊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
善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尖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
小築而孤山岳墳雷峰保叔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
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煙
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說矣有未盡者勞兄爲
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與宋比玉

夜來月色映空庭如積水令人至不敢蹈弟通夕爲之
不寐俄而雞鳴鐘動悵然久之

與客

迎大人於姑蘇大人先之任國子謂姑蘇曰下一水可
達遂不攜一卷在舟中數晨夕作千百迴腸轉不得片
字相妮見肉帳酒籍忻然披閱正如張睢陽羅雀掘鼠
便足一飽客有嘲余者曰讀書如黃鍾大呂俞言乃王
藍田食雞子耶一時絕倒

與傅遠度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啼行酒郊垌遊
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爲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

片廬雜錄卷之卅一
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與葛震甫

昨在郭聖僕會中見近時諸名輩正平平無奇耳乃知
見面不如聞名也坐中有僮哄然厲聲曰只要千秋人
敬重休管物議沸騰不知一時既騰物議那討千秋敬
重出來況所經物議者又未必皆負冤屈此處却不照
管雖才凌沈宋亦何取乎余嘗舉似孫子京子京曰柰
深人逃躲何余應曰宋比玉既言之矣世間自有明眼
人在自然逃躲不得即使逃躲得一時千秋後依舊時

有明眼人翻他的案依然逃躲不得也

與劉今度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螞蟻有殼皆是食物一恨某
對搗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
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與鄒滿字

古來奇逸之士皆胸中負如許無狀喀喀欲吐而不得
吐故發之歌咏行之詞賦或使酒罵坐或擁少挾伎或
呼盧陸博雖云習氣未除總之英雄不得志則用以自

穢耳寧有真實哉

與顧與治

某性懶著述間有涉筆脫卽燔去頗不畱草居恆自笑身非烏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令人稱爲山人詩文不堪爲美女夾鞋樣只合送官府封書怕是不亦醜乎此語稍聞于何稚孝先生先生乃以書讓我曰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八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燔去然

後始異今之紙蠹木災沿門覓乞者哉

郝

敬

楚望京山人
小山草

與王百穀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崇人尼瞿二老副墨過多年算皆不及蓋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纔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祟耳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箇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狼戾於隄廩陟釐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寄繆大質茂才
大質足下天地阨塞宇窄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
一斗酒銷磨塊壘箕踞蓬頭儂儂作吳語數聲捧腹一
笑世上機穽都盡每暗中摸索白晝觀想真崎嶇厯落
可笑人也

與田肖玉

吾里中士子异言异服婦女披緇持楸子修西方其老
人年耄酒色衰憊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姪女養豕
燒丹市井下戶炊半菽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

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佛修羅天神人鬼而黜祖考世
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益薪改步而趨就平易
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平平偕之大道
希聖希天何以加此

吳懋謙 六益華亭人

與張友鴻

先生席世貴享盛名而能與憔悴專一之士較其豪釐
分寸其出於性而全乎學耶

張

象冲高州人
石龍鳴草

上伍國開師

身倚橫天之劍手彎明月之弓有事則大箭所加旄頭
夜落無事則彩毫色動上苑花愁師許之乎

李繼白

夢沙臨漳人
望古彞集

與同社

余暨漢公醇子讀書於魏武雀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
弔西陵之歌舞漳流斷岸激浪橫舟漁罟歸來夕陽山
紫且風風雨雨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
且快意一時之第與不第非所計也

與張曉人

近代何李之後矯以竟陵兩相救則相成兩相勝則相
絀終復鼻祖長沙未為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書其
安所適歸乎

惲

向

道生香山武進人

與樂園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遠愈甚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
金秀處如鐵所以可貴未易為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
書敬為小冊十種苦停舟而待不能效古人五日十日

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嘉陵山水無粉本頃刻而成亦
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伍瑞隆

國開鐵山香山人
懷仙亭草

寄王喜賡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柳
色情端復起憶我攜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
也方信古人無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
乎

又

隆愚賤末品自顧何人師臺儼然加以布衣交好之誼
隆生平只能守孤尚閉門獨坐開門獨行不特當路少
所干謁當其得意邁往妻孥之不相見者動歷旬日魂
夢之所不能通遊揚之所不及到師臺從何而物色之
若以爲斯道中不可少之人哉細捧鼎函字字肝腑區
區首藉下吏既恐其志業之無成復恐其衣食之不足
腆賜至再雅注隆極隆伏而思之則天之雨露風雷地
之汶淮濟洛所不及也韓昌黎一代山斗三及宰相之
門而不得報子厚之於權補闕子由之於劉長安皆狂

戶部親錄卷之十
言疾呼以驚聽者之耳而後得一遇其視今日何如哉
東坡謂黃魯直曰觀其人以求其爲人必輕外物而自
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然則隆之得遇於師臺其古
道乎其古道乎典型在遠山斗何依卓錫泉邊芙蓉山
下門墻之感可禁精魂

又

病中得台臺一序二詩遂以當藥方信大道術人造化
在手字畫尤所各損佳贈草茅下士當其情之所鍾輒
欲唾手正如嬰兒在懷抱中呼號啼哭以索梨栗爲之

親者或且不堪而終不可以爲罪也

上葛介龕直指

伏蒙台臺傳諭將高州府新修志書聘隆訂正刪補
□□□信史春秋尚矣扶風之作已亞龍門陳壽□□
□□□六朝唐宋類出崇公偉匠之手而不能不遺
譏文移取唾朝報况今日哉今日之不能爲馬班世代
限之也况一方之文獻不盡詩書秦漢之言而旬日之
經營又非談遷彪固之業欲一操觚而闔郡許爲信史
豈隆之能哉伏惟台臺定其體裁授以旨義使捉筆之

戶部彙編卷之十一
際一一遵行隆自當矢公矢慎以成盛典至於梁園授
簡滕閣畱賓類略世法之煩以發文心之淨并乞台臺
曲賜寬宥凡奔走晉謁所不及者悉少矜而恕之李白
所謂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良有以也苜蓿小吏野
性未除不覺言之狂妄罪當萬死然常情爲下官者一
語搶地頭與足俱隆獨抗聲論列於直指之前不復知
有忌諱則台臺之優容下士憐才無已之盛心也嚴霜
之下不廢春風士樂開誠人懷奉法上爲國家養董狐
之器下爲高涼開一代之文台臺之大有造於西寧有

既哉

范文苙

仲闇內江人

刻李鍾合選與友人

伯敬胸中無多趣只有此一點意思在冥杳間要將山
水情態強逼而出青天白日之下便有鬼氣中人

又

伯敬好裁而筆下不簡緣胸中不厚耳內薄則外窘遂
有縳曳之病故言裁不若言養養到行止自如伸縮皆
無浮理矣

與張文寺

心思苦得無益道理想得無為竟陵蓋有不必深強欲
深原不深強視為深之病

陸左城仁和縣人

為外母與外父書

竊聞鳥名比翼嘗棲連理之枝襦號合歡更繫同心之
結瓜葛連於井上萍藻寄於水中莫不松柏為期絲蘿
永托况夫系由名胄獲配良人雞鳴警旦敢傲齊姜蔓
草裁詩還同冀缺方欲固磐石於千年侍錦衾於百歲

而干遇旃蒙支逢作噩初平學道曾遊寶婺之山乙酉春有

婺州之行王粲登樓猶有秦川之望不意運匪登三數丁陽

九瑯琊與赤眉之師鉅鹿起黃巾之眾北望湖濱青鸞

未合南奔嶺表玉象長分義安主之幔前花曾溼淚衡

山侯之幄裏香且從風猶以江南阻絕向羈開府之轅

薊北初平自返少陵之棹而一下石頭之帆遂應李官

之選時授高涼司李白馬山前征軺遠引歸鴻亭上雙鯉難通

異秦嘉之給使目玩帝城豈許邁之求仙心畱金闕至

於今者息足琵琶之洲避世菖蒲之澗隱於粵東郊外門外七

松自名處士庭前五柳人號先生而屢出秋胡之金數
聘茂陵之女延娛延娟更搖鵲扇桃根桃葉並擁蘭橈
時尚有室鮮千金誰買長門之賦錦非五色難迴刺史
之車豈才本相如應離溝上何罪非李婉如徒樂浪況
夫弱息猶在冲齡初習方名未嫺翰墨雖情同趙至時
聞釋卷之悲而家似邴原不免過鄰之泣此皆華司徒
之嚴整不聞謝大傅之雍容尙遠故鄰遷太學猶欲斷
機客過新淦未遑剴薦至於遠棲異域遙念鄉關雍門
之飛鳥秋風少卿之胡笳牧馬望鄉臺上心傷鴻雁之

來楊子江頭腸斷秦淮之客人之情也能無悲乎而且
粵嶺瘴深蠻鄉心嫉相逢仲祖應來介葛之譏卽遇郝
隆亦有媿隅之慨白雲黃木恐異丹樓火種刀耕難同
荷鋪豈如遷疫癘之邦返鶯花之國苧蘿嬌女仍近鴟
夷漢水名姝相隨交甫而性非郡主委髮猶憐事異王
公騎羊不怒庶幾張翰之志已全尙平之願可畢於是
長辭市裏老避墻東椎髻布衣願就灞陵之隱伐樵採
若同入會稽之山雖步兵之厨難得而居士之屨可售
何至陶潛失職行乞道中仲山埋名傭工街上若謂身

畱南浦橡栗自資客在湘東馬裘已做一唱思鄉之吟
永絕故人之問不知路出南州常聞磨鏡人來吳市漫
學吹簫蘇季子之負書趙長平之步擔我思古人寧殊
今日倘欲希金張之貴慕陶猗之貲始賀驪駒方歸桑
梓則心迷象郡夢斷虎林生遊荔枝之洲死葬蓮花之
寨楚國招魂豈知歸路秦人收骨未識何期慟哭蘇城
孰救虎丘之祭棲沉蜀壤誰全馬鬣之封初染翰而神
傷繼揮毫而魂絕所以瓊樓春日心憐萸嶺之花金井
秋風淚落桐山之葉

黃嶺桐山皆粵地名燒玳瑁之簪悲同寡鵲

墜鴛鴦之瓦驚等離鸞雖窗外合歡未能蠲忿卽庭中
萱草誰肯忘憂爰作素書用憑青鳥是知紫臺遠去猶
還青塚之魂黃鵠思歸尙有烏孫之咏豈女子有情獨
丈夫無志哉

梁以樟 公狄宛平人

與龔半千

亟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柰解纜匆匆不得
消受清福命也如何佳畫須密如無天曠若無地賴此
以過殘夏也畱一使在道院以待

胡從中

天仿淮安人

與龔半干

聞足下四月一日閉門謝客不具衣冠就樹鑿窗掃牀
獨宿為休夏百日之願不識果否果爾吾恐十洲五嶽
尚罕其人誰信城隅有此恬淡之士也所讀何書閒中
仍拈弄筆墨否僕思將一童子載米茗鹽鼓之類仍借
居比鄰小堂月好則共談久雨則賭奕亦不敢數數過
也秋風稍涼又復歸去足下能許我乎特訊

諸九鼎

駿男錢塘人

與胡彥遠

比者江淮興盡遂逡巡濟上思欲一尋齊魯諸勝九月
三日已抵真源先生官署土山之隙有軒子三間僕得
棲托其內陳列經史諸文集燒燭朗吟宿鳥驚起時更
人唱籌如哀猿凍雁與書聲相雜遂以為常日或無事
登土山有石如砥每坐其上槐子戀戀霜雪不摧隔垣
柏樹虬立時有長尾山雀啾啾其間樹隙即千佛巖蒼
翠掩映拱如立屏僕顧而樂之竟遺忘其身之羈困也
偶得伯紫喜樸園南還詩因憶會飲旅堂新蟲叫露夜

月泥人宛如今昨與張表叔同和此詩僕既重櫟園之
爲人率筆直書不食頃而十章俱就張叔爲之掀髯一
笑後三日張詩亦成遂書寄旅堂使知我輩寂寞中尙
有如許勝事也

黎士宏

愧曾汀州人舊字愧孫
托素齋集

與會弗人

詩雖小道僕凡所爲瘁心力於斯者豈朝夕哉當其意
匠揣摩開窗覽卷每一抽思輒環庭疾走至兩足如槌
十指如脫仍復起坐呼燈伸毫塗竄田今思昔豈獨家

累輕閒亦遭時太平士得閒心卒業卽就苦猶甘耳今
四海鼎定士之才者驅車擁蓋馳一旅之師而過人國
有供帳稍不如意命一卒謹呼城中十萬戶皆菜色引
領其卑者亦佩刀帶劍用繪帛如沙土乘醉卧道上傲
睨行路人將使一困頓諸生立於其前操卷出袖牽人
而告曰我元白我李杜吾知引慚不暇誰復聽之乎然
旣已知其無用而猶且執筆長吟若僕者真可謂不識
時務之人矣

俞琬綸

君宣姑蘇人
自娛集

與姚孟長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光欺髻每鏡自驚山櫻野蕨之
思無日去念

與周玉繩

別時未春草也今且枯楊吹鬢矣引頸拂霄恍猶拳袂
皋蘭清露尙有餘芬所恨過去風光疾如飛燉未來日
月淹若蚍蜉屈指後期再親雲上真晷刻三秋已昔人
謂拙病宦情少嘆息此言語真味長常想人生何處不
可以容七尺乃有此一業境非苦非甜入之頭焦額爛

脫之無奈絲牽令人日老於壁上可歎也

又

三衢橘袖之鄉久客於此一身酸澀

與繆當時

淞江濤春明柳與年丈醒裏平分夢中交換然而通問
之書曾然蓋自有心期而竹素桃文非所言贈也弟嬾
骨嬾情與仕途相謬受事來雖有一念樸誠斤斤細節頗
見知於上下而情與事違病以愁積兩月前以萬不能
忍亟草文移改敎而畏而思逃逃乃益繫幸同玉繩諸

年丈預爲之地天涯兄弟向中禁僊求吹蘭蕙香者此耳

又

讓人一步高人一籌火星在身不得不振稍與火遠切莫吹動恐我吹去風逆還燒耳

與客

人生苦境多已至我輩復爲舉業籠囚屈曲已靈揣摩人意埋首積覆瓿之具違心調嚼蠟之詞兀度蘭時暗催黎色亦可悲已

與陳古白

弟自出榜後殊自慚愧才華如古白尙困鱗池中我胸中若得古白半分錦繡則今日一第亦傲以爲當然矣

與王太玉

弟如食蓼蠱身在苦中不知人間有何許事屈指不遠稍還堂下侏儒之債便以六年三徑之資營漢陽樂事老其生年兄飛黃日乃弟守黑時矣此語足券非世俗言也

與林若撫

冰入爐火有消而已必不變而為火此寒德也

答友人

凡不得意文皆思路不開時所作踢壁苦陰燈昏據案
神瘁欲僵氣憤欲淚如此苦境諒我與子俱嘗過矣故
不忍棄去俱付之梓才不才皆吾子也秀穎者吾愛之
彼以驚而受賤憎惡不已繼以敲朴吾憐之吾於憐之
者尤睠睠焉

答友人

家大人嘗語小子曰吾為文寧唇頰爛不襲唾涎為官

寧面皮爛不受眉眼為鄉宦寧姓名爛不入官衙

唐宜之烏程人
巾馭乘選集

答錢彥林書

竊惟心志之與才情如主與婢婢不妍平時無以為歡
也然不歡而止矣閨中少婦對之解頤然主人得之也
深而婢恃之也素主婢相狎於不分之境至其悍然橫
行而猶能持之者此唯剛主能之耳然婢與主人俱傷
矣今夫人行文心欲往而意輒入之意欲然而筆輒達
之欲不自喜不可得也亦曰吾喜吾才耳庸何傷比其

戶部新錄卷之十一
忽啼忽笑主人爲彼使而不知縱然知其不是亦不能
禁惟極刻責人時時用工夫人差能禁之心與識相戰
而不能降周身之血氣俱受其困譬如主人與愛婢反
目家之大小騷然不能寧居平日之家人所以視乎婢
者重也故夫與其猖狂而禁抑之莫如當得意時自愛
其嘖笑後雖微抑之而不甚怨

又

弟日來與湖廣李愚公談文霸王力拔山兮氣蓋世手
用大力渾身俱在兩手况能分其孰爲左手孰爲右手

哉然彼時霸王皮肉之中肝經血氣必不混行于腎肺
經血氣必不混行於脾雖周流貫串而脈絡當自井然
吾鄉之文脈絡井然而患無拔山之力楚中之文有拔
山之力而脈絡患其不井弟觀尊義出乎我鄉之類拔
乎三楚之萃大抵具拔山之力而於井然之地不無少
忽又或者恃彥林之才情以欺聖賢又或者恃彥林之
才情以欺彥林彥林以骨肉待我弟不敢路人自待也

與友

蠶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

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與友

身怨心枯心怨身羸身心交怨吾將抱此枯羸仰訴於
帝易一副傭保骨善飯而強帝若不許則并致其鬚眉
天邊一鶴蘆邊一雁饑餐飽飛誰爲籠繫惟帝其允嗚
呼古人問天幾千言何曾接得老天一回字我今抱此
枯羸欲向天公換傭保換鶴換雁聊作此癡夢耳

與袁州平

記州平教弟者曰男子出世不與乾坤撐持一番雖文

章做到極處終如婦人女子低眉歛衽巧針細線何足
誇貴蓋勸弟揣摩以逢時也顧未幾而州平之別猶夫
人也無徵之言將不信乎朋友豈惟朋友卽弟亦且有
疑焉當時蘇秦遊說天下國家何處堅何處瑕皆歷歷
有實據紙上城池有何氣力幾竿而亂一掃而滅其孰
從而揣之六國人主止此六副肝腸某君可誘某君可
奉某君可驚皆歷歷在吾掌中可走其腹以故言無不
中今三年易當事十六七雙眼睛易十六七副肝腸且
當事者臨文如公庭斷獄唯其左右非有宗廟社稷存

尸解齋金卷之卅
三
亡呼吸之慮誘之未必喜奉之未必嘗驚之未必懼其
孰從而揣之霍渭厓爲主考出人問場中好尙何如渭
厓曰尙命命好而文好應有收好文者命好而文歪應
有收歪文者命歪者反是人皆服其公確余謂此言猶
未盡此中之利病就使十六七雙眼睛皆收好文其取
舍當不一也就使渭厓先生取所閱之卷而重閱之其
取舍又當不一也其孰從而揣之功名一道天人我鼎
足用事其孰從而揣之頃見人作燈戲扮明皇遊月宮
故事一蓮草之身而半爲明皇半爲馬何榮辱之殊致

其孰從而揣之嗟乎州平我輩俱作燈帷中戲具牽扮
未了須其商一持久之長策

答張夢澤先生書

病骨飄零絕無歸處且寄身枯寺寺中有牀而無被旅
中有被而無帳今向僧家借一魚缸晝夜坐卧其中友
儕憐而止我時戒以勿言假使昔人以缸爲牀則我今
日有牀而無缸諸君又當憐我無缸矣有牀乃知無帳
之苦無牀何所求於帳哉幸評此况較文字何如也

與徐穆公

西湖之妙余能知之而西湖之病余亦能知之昔人以
西湖比西子人皆知其爲譽西子也而西湖之病則寓
乎其間矣可見古人比類之工寓諷之隱不言西湖無
有丈夫氣但借其聲稱以譽天下之殊色而人自不察
耳不獨此也卽天半峩眉昔人以爲譽此山者無以加
焉由今思之隱然有引之以入於婦人之數而不許其
獨爲丈夫者公穆其能首肯焉否也

答方孟旋書

大教云大石師莫作好人想想以先生根器深重故作

此言如弟輩則未敢承當此語以時自審似勇猛而必
遲疑者禮義廉耻之心也似恬退而必馳騫者酒色財
氣之心也安敢據其似而忘其必乎先生功行固非時
比若細細推求恐亦未能竟斬絕耳然則時時作好人
想猶恐墮落何敢遂不作此想耶但不望報不邀名時
以如來不受福德爲心其庶幾乎

又

先生日逐疲於應酬以時杞計亦以精神可惜神靜則
就於裏精息則滋於生學道生子二事皆必使精神有

餘地而後自然赴於其中若碌碌應酬縱然不竭不困必不能轉而他之也願高深垂聽焉

又

昨時歸寓氣甚短因而念先生氣亦甚不足多言傷氣人皆知之思之損氣惟時久病乃知之所以老氏塞兌虛心並爲實腹之地文字之債幸堅壁謝之欠人銀債輪迴必還欠人文債東君應無此小帳簿也文之行也雖不能止乎禮義亦當發之乎情情之所動而文行焉雖病猶有甘處若夫無情之詞不幾爲妓家送別之淚

乎健人猶不能堪况其病乎

與友

古人之於言也言其餘而已矣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言學言習言悅干言不可盡也盡學盡習盡悅亦非子之言也言學言習不如言而言之言不亦言乎言不亦言乎不如言子曰言子曰又不如言子曰以上之圈也如生旦未登戲場舉步將離戲閣而其胸中之所欲言者浩浩乎已在座上矣此歸奇於劫之際也

答薛更生書

八片新金卷之一
聞兄與蕙道人爲了觀謀人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
老膚澤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趁此
色力行脚四方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然無依然
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世界耳

與李仲章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係也王介
甫一代儒者然假使其爲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
下不受其剝害

與友人論詩

里巷歌謠之作男女詠歌各言其情計當年當有有其
音而無其字者而先王譯之以爲經夫文理之極深者
無過於聖人至其譯田夫野老之語終不敢少用其學
問以掩其本色殆以田夫野老爲草藁而先王爲清藁
一派空濛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
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唐而衰於唐何
惑乎

與沈雨公

余嘗上下古今幾爲才人怨婦掩卷躊躇有設身極不

能處之處如明妃初遇單于之夕摩詰見脅祿山之時
秉燭徬徨不能寤寐良久乃能破悶益亦幸而畱詩詞
一道以瀉其悲憤無聊之氣假使古之才人生於結繩
之前更無有筆墨以發其淋漓之感百世之後誰與聞
之見之也哉

周積賢

履道華亭人

與弟西臨

五十歲作賦又一年作騷頗有可觀四五年間可得百
餘首後經兵掠遂盡亡之亦不復作直以所長在此故

慎自愛見聞不足恐小用之耳昨乃夢為賦輒著通元
賦以自况敏而不工無乃為長卿所笑

鍾震陽

百里元洲宣城人
偶居次集

與某

何事不可為乃惡是為耶兄云為惡者需才與勢竊以
為勢重才高者必不為惡神龍威鳳一出而萬彙改觀
夫非造物之才勢乎若豺虎之皮人將寢處之烏乎勢
烏乎才耶承台諭即當盡法

張賁孫

繡武錢塘人

與周減齋論詩

五言排律對仗精工要須奇變僕生平憎黃金白玉翡翠珊瑚等字故閉目不看類書然關空撰對雖卽席百韻何難令人輒挾奚囊平居專湊無情之對堆積已滿則借題填典故耳雖雕鏤刻畫寶相莊嚴終是匠工了非元氣又僕最耽少陵而五言排律猶有遺議叙事不忌村使氣不怕蠻只讓社老一人後人學步不得卽昌黎石鼎聯句殊失大雅不可再也

又

自北地宗法少陵幾於神似信陽頗以爲譏至空同集有戲效唐初體諸作文人相輕自古已然兼採兩家之長斯爲入室于皇常言今人擬古詩如童子描朱點撇粗成之無未辨又如俗優歌曲檀板頻敲宮商絕響豈其然乎倘外具體貌中含情致文質相宣秉經酌雅世有作者吾其庶幾遇之

康范生 小范安福人

與周減齋論王于一古文

自喪亂以來高明之士救死不暇遑事筆墨後來之俊

又無所師承以意求合學歐會而氣索步蹇摹晉魏而
膚腠神枯遂至兩失無復一是得于一出毅然以大家
爲法而其才其學又足以副之真可謂救時之具矣顧
以余論之如于一所爲極難耳萬陳諸子當海內承平
文事方盛時卽吾鄉會城先正尙存典型猶在而同郡
以及臨汝吉陽諸郡皆家奉敦盤人立旗幟與海內能
文之士聲氣四馳桴鼓相應故諸子伸楮揮毫與會颺
舉大而高文典冊小而觸物紀事並機流神王情深文
明至于一獨遭世故流離他鄉又寓廣陵五方雜處之

地賈人子朝投千文暮索其慶弔之辭于一或待以舉
火輒勉應之同里隔塞老成凋謝卽幸而存者竄伏窮
谷音問莫通四方知交咫尺阻絕其偶一至廣陵者輒
匆匆交臂而行亦未暇遠有所論定嗟乎于一當此幽
憂竄獨之際而能肆其力於古文辭真可謂志耑而氣
銳矣

尺牘新鈔卷之七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八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丁雄飛

苗生江浦人家秣陵蘭書

與劉生三

仁兄抱老年伯母之戚弟亦復天譴奪以慈幃我兩人青衫欲破白雪滿身情緒悲絲何日向虎邱龍潭相持一痛哭也老年伯與家嚴同以慈悲願力而出乃世路人心不可問矣豈樂行時哉林下之味數百億堂上也承歡色養弟與仁兄勉之

邀六羽叔賞玉蘭
玉蘭雪爲胚胎香爲脂髓當是玉卮飛瓊輩偶離上界
爲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悄無人時
發寶瑟聲姪爛茗柳下候我叔父憑欄聽之

邀六羽叔泛秦淮

野蔬村釀不足道也第微雨飄舟小杯細語覺秦淮艷
地自有一種清境畱與我輩牙板金樽徒增俗氣耳

復徐儀明

儀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映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

慨之句知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冗與病會不能摳衣問
奇紙幃瓦枕徒借足下作夢料昨得芳函知己之感已
勒蘭譜讀卧雪刻壯懷幽韻如龍吟鶴唳自是瑞世大
音詹詹媿語祇可向香藥叢中與百花問答耳見足下
當際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與張行祕

煮冰燒炭嚼膽餅梅花造物到底以清福畀人斷不謂
歲殘遂草草了事也因念去冬薰長干塔坐徙南丈室
吃粥作詩天地冷如冰吾輩意氣熱如火今不能續嘆

嘆

又

少年永日更難消遣詩書攻之徒增煩結惟藕花蘭藥
淡茗香醪湘簟繡枕擁小姬清言雅謔是為上策弟近
日書卷拋斜惟此數事寸心火熱

蕭士瑋

伯玉泰和人
春浮園集

與錢牧齋

山中圖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
異時坐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有天

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暇矣瑋居家一無所為然
後世或以嬾廢誤入高逸未可知也

與李懋老

居家大都無所為惟飽餐青山卧聽流泉而已從此欲
種秫釀酒作祝雞翁耳丈夫一發不中自當摧撞折牙
以息機用蘓而復上何為也

與次公

洪覺範馳情風雅陳瑩中云於道初不相妨辟如山川
之有烟雲草木之有華滋所謂秀美精進近王元美亦

云生意方茂且放東君發舒一場華落葉脫當歸本根
會須有時若早自闕結政恐萬寶生成時更吐華萼如
之何此皆結習未忘聊以自便耳余心知其病然後好
之不已窮年枉智思倚撫糞壤間真淺之乎丈夫也

廣陵與故人

芍藥惟此間爲最兀坐公署不得一瓣到眼如此名花
祇陪徽州賈子呷鹽茶豆粥飯五加皮酒挾新橋笨娼
唱四平腔調自豪耳邯鄲才人嫁廝養卒可勝嘆惋

與萬茂先

憂病之餘閉門高卧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爲學道計
然看雲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卽同失
侯古人剪爪拭涕猶且不暇况有閒工夫爲俗人怡悅
可愧也

與弟

往在維揚看惠崇山水卷子秀逸之極時往來於懷今
日開窗見岸湖諸山宛如久羈逢親舊也

與萬吉人

得歸卽樂何必太速耶筭程量日但與勞慮無益耳孔

天所系金卷之八
四
彥深常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偶畱同止遂停三載家人
莫測所往此果何人耶

與聞子將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村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
所極爲際耳江邦玉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迫晚意
盡此中結廬只宜在法華永興間畱橫山一帶以爲遊
息之地如陶士行飲酒限已竭而歡有餘乃佳耳

初度日與弟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

此後當作置睫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剗缺之光一瞬而
逝長我者少於我者親知己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亡
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爲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楊寨雲

調公如枝鹿見時貴輒駭去乃獨喜與余兩人周旋不
寘視此海鷗漸有可下之色矣

與次公

輔理作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欲增悲之語自
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熟食發淫生啖增恚當割

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爲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與聞子將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與何非鳴

昨晤黃水簾言戊辰近事娓娓可聽且有回生之機弟云昔有韻士置一小樓頗據湖山之勝趙吳與顧而樂之後有富翁爲築重閣以蔽其前吳興復至夷猶不懌手署一扁曰且看近日生機亦且看耳

與潘昭度

宗玉將歸須命過春浮一極譚文章之事文與可襪材一派必得其人然後授之過郵亭而不使人知亦是前賢美事然當世如有習主簿其人在此又爲第二義矣

與次公

途中宴會大苦人諸伶似偶有聲如牛肥皮厚肉濃茶細酒纔到喉間盤詰數四終苦面生不納入此中人腸胃便如輕車熟路徐家肺沈家脾人人一具不知宿生植何殊福乃博得此一種不可思議脾胃也

又

到家已近為風雨所阻欲歸不得江上看山意與都盡
昔人云青山秀水到眼即可舒嘯何必居籬落下乃為
已物此全不識痛癢耳

與馬季房論詩

律細格老與年俱進皮毛脫落乃見真實善畜馬者初
不令其跳躑每夜必繫其啣勒不容親水草旬餘浮臙
盡消筋力怒張日馳數百里不倦饑渴不能為之困作
詩而多蕪音累氣皆由浮臙未盡耳

林增志 在先瑞安人

與李小有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瞽者不使疾趨
其向上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張可度

爾後更名二巖江寧人扶輿文寺公弟瑤星叔

與周櫟園

嚴觀自古卿相之尊必有布衣之士與之頡頏相上下
雖出處各適所趨而霄壤兩相為映如寇平仲之于魏
仲先張德遠之於蘓雲卿是已近代宋鵝池徐文長陳

白雲遺稿若非遇太室中郎伯敬三君子取溝中而黼
黻之拾爨下而宮商之幾湮沒而名不彰矣今先生夙
身慧業當代偉人憐才之念上通於天嚴親見先生蒐
羅四方之遺佚而表章之賴古堂中奚止數十百家亦
既海內所歸心哉有家兄紫淀者學雖未至於大家守
則猶嚴夫處子今不幸修文地下生平著述除文字不
錄外其五七言詩歌有數十餘萬言與目前號爲名家
者亦自有別目前名家備一音止耳而紫淀之詩有事
關國計者有念切民瘼者有揚挖賢聖者有憑弔仙佛

者盡詩書與禮樂皆神用而天行但其生前無立名之
章身後又安得有傳世之心而千載奇逢適值先生同
居里閭嚴推先生樂善之念普觀四海折節吹噓有一
士弗耀於光明若已推而納諸塗炭其扶持風雅有如
此者嚴不揣以紫淀之敝帚妄欲先生剗之借明公
之法力存作者之苦心使六朝江左間畱此一段佳話
傳之將來必有起而誦先生於不朽者所謂太末雖微
附驥尾而千里三都賦就經元晏而流行不識可否但
其稿皆草創別無副本今欲繕寫成帙請正大方倘蒙

戶部新錄卷之八
許可幸令靖公二先生與紀伯紫兄同嚴校錄編次然後上塵臺覽若先生謂伯玉不獨爲君子則長安中有龔孝升趙洞門陳湲水郭卧侯葉天木諸先生皆與紫淀有文字一日之雅或先生倡率而共成之幸甚

又

近世董元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禪家所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發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寧暇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興記桃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香氣熟視詳玩自覺骨瘦青玉

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與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爲然否

涂伯昌

子期南昌人
涂子一杯水

與客論詩

自口中唾亦惟自口嚙之一吐於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狼藉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藩咀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

與切晉

偶有所作反覆耽玩樂而忘疲自慙爲諸生日久傷心

往事擲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婆宛轉又復不忍昔
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
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
棄去子每笑之乃不知其癖若此

李如一

貫之江陰人
得月懷存餘

與繆西溪

國家不患無相所以枚卜相臣者在格君心肅官僚懾
窺伺下膏澤此上等事須從暗室屋漏來玉堂上豈是
食肉養高所在祖宗培植幾百年始有老妹丈一流人

切莫蹉過上等好光景也佛婆子云當權若不行方便
如入寶山空手回方便二字不可作慈悲解俾自己行
上等賢哲事是方便自己俾天下受上等平康福是方
便天下只要做得徹耳

又

時文貞公被逮

重泰山以白君父之前正命也輕鴻毛以從虎狼之後
亦所以爲正命也千里之行方寸裁決平生學力於是
乎在王炎午疑文山而作文遍粘經行之處今弟信西
溪而致柬敢塵懷袖之間痛切痛切吾亦不久於世必

矣

劉夢震

長公丹徒人

與李小有

尊刻如優曇光燦照徹大千凡暗室冥坐各與以一枝
燈暘路喘息各與以一甌茗功德乃不可有二

陳龍正

惕龍嘉善人
幾亭合集

與友

上古之人我相輕肯聽人言大本明能取人善日久自
然日進今人習氣深重既不能辨擇是非又胸中踞定

一我相任他人美意良箴未肯降心悅服惟是讀古人
書原來我種種病痛皆已攙前道破種種醫方又說得
現現成成古人非指摘我譬如懸設律令我自犯條古
人又不在面前雖有偏心勝氣何處惹動於是愧汗歡
喜一時并集不覺釋回而增美矣故不服善者尤賴讀
書

與胡剛中

幸為男子貴而科第奈何不辨第一流事以配之顧令
自負其靈貴乎變化氣質是登科第後第一事

與高彙旃儀部

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闡斯義矣今台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鄙文何有

又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反忍顛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譽墓而已

復錢仲馭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侪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與友

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勳畧震世名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穎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

尺牘彙金卷之八
三
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復塞菴閣老

弟分闈一事擾擾彌年痛自推究當由矜根尚存時或賈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磨之玉成之際消息微妙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若云胸懷蕩蕩無復夔夔去暴棄幾何

與人

今人卽甚爲人者亦云身所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

乃爲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旣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於己雖害人亦將爲之故行方便旣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旣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懇摯淡漠之間耳有心者其忍忽諸

與友

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蒙害者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

惡及人不可勝測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知此意何忍不勸人為善何敢陷人于惡

陸

培 鯤庭仁和人
旃鳳堂集

與王右白

夜來予中河肫之毒軀命且殆據胡牀以手下腹矜氣驕傑飽厲欲死方言宜蘆蔗僕人四出購之獲枝節析而為飲擊其腹猶若若然大不可也發篋取足下詩誦之畢乃疾愈嗚呼吾乃今知風雅之遺可以効人疾痛哉退之為祭鱷之文鱷隨徙去儒者尊獎絕甚號曰至

誠然腐魚之肉曾不若生魚之知也驅已朽之骨絕期日之淹足下高退之一等矣七發既奏太子霍然魏武閱孔璋之檄曰此愈我疾固知窺岐伯方覽神農草不若登資翰墨膏沐詩書為得寡疾之規怡身之旨也

與姚純甫

鱸鱖比目乘流而躍至海大魚凝峙若山失水者誤泊其背峯巒可登縱飲酣會勒石詠詩放舟而還魚卧不覺動靜之異也出雲致雨崇朝滂沛在此不在彼

與驥武

龍舒方密之優於天官易數精射覆人以公明曼倩不能遠絕其弟直之亦工是術客匿黃錢一命筮之直之曰金體四文既圓且方流布天下錢文爲光竟中錢座客莫不歡悅謂化密之教也然聞密之斷決十中六七直之中其九豈非等精妙絕師訓者哉

與吳天署

米中釜衣中裁木中尺寸音中黃鍾已矣過此滿而溢華而侈木秀風摧商角亡國又曷貴焉

洪吉臣

載之仁和人

與李小有

先生此錄於諸衆生爲慈悲父爲清涼月爲返魂香爲阿伽佗藥爲廣廈千萬間於諸佛菩薩爲法王子爲醫王孫爲真法乳生爲真法供養爲真光明幢普渡船此卽更僕不能數其功德祇有盥手焚香錦囊什襲公之同人同志而已

胡澂

靜夫致果休寧人

除夕與顧與治

以僕往者災木而虞山石湖二老于皇伯紫澹心諸同

學不吝詮序之獨先生未有一言比玉有云檢一年中
詩稿冬餘之樂僕非敢自謂可存若借品題以歸我黃
山白岳間誇我父老平生願足

顧錫疇 九疇崑山人

與李小有

孟子謂齊王恩及禽獸為重且難功至百姓為輕且易
宋哲宗盥而避蟻程子以為推之即帝王之要道古聖
賢設法教人如晬盤示兒取象在此取義在彼今使夫
人偶然染頤鼎俎染指血腥輒如寃識游魂之啼呼其

前而刀山劍林焰鑪沸鑊之追其後心常悲苦心常怖
懼則推而居家推而居鄉推而居上治民乃至治刑獄
治軍旅所應悲苦應怖懼固有什百千萬於此者當是
時將亦不棒喝而悟不懺悔而改於以破天下風習而
共游慈雲法雨之內不亦如轉丸千仞決水百丈也哉

張元輔 相宸 人

與李小有

跳丸冉冉蕉鹿忙忙方為蝸角之爭不顧蝸涎之竭試
問身心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

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利名勞攘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朗智鏡四開未有不慙慙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救其誰知之其誰知之益亦勿思而已

王光承

玠右華亭人

與吳六益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

百餘年而有宏嘉諸子自宏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於三百篇而變之譬之齊晉受封於西周雖帝制自為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頒自天朝固強霸之盛節也宏嘉諸子本於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於齊晉突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於宏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於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一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為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舉旗相角哉而

乃朝承北地之綸暮縮信陽之綬蛇行蒲伏爲其家老
平原信陵不可得而至爲建信長安諸君淺之乎爲丈
夫矣同社諸子皆持此意各自立家而足下尤爲傑出
浣讀華萃集六卷高雄而深廣蔚跂而蒼涼有函蓋山
川喻縮日月之勢其於近世名流畧似獻吉而實不從
獻吉來蓋得唐人之大而生其威誠風雅之虎豹也夫
魏勃果才何不走長安上書天子而局趣轅下求謁東
齊之相國哉卽欲見齊相亦持刺直前可耳乃旦旦而
掃其舍人之門因鬼謁帝宜乎灌將軍以勃爲妄人也

學唐人者走長安之類也學宏嘉諸子而襲其餘論盜
其賸馥是掃舍人之門之類也吾恐北地信陽又將以
爲鬼物而逐之也足下方且爲淮陰鄧侯抗車曹參之
前而何有於屬吏哉嗟乎天下之士不能立家而碌碌
廊廡之下者何限且有未明而掃魏勃之門者矣

趙明鏢

珍畱虎林人
炙輠集

答周五溪

遠惠詩賦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諭
文采之說揆指水木纍纍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

深望洋奈何愚意直指典經精妙如老子幻宕如莊周
元永藻麗如楊雄司馬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鉛
黛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縟采利言而綺辨本乎情性
然張衡尙摘史班之外濫傅元猶譏後漢之浮煩學者
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臧懋循

晉叔吳江人
負苞堂文選

與吳左兆

不佞入郢後僅再得允兆書豈直以鱗羽之艱抑爲華
歆終非幼安友遂作割席計也允兆落落莫莫有林下

風詩興勝情諒當不減疇曩弟兒女婚嫁併在旦夕恐
不免賣屋之耗嗟嗟尙平將如五岳何不佞於文章家
本懵昧無所解而心甚篤好之每思男兒處世不縱橫
萬里便當上下千秋以垂不朽縱塵念未能斷絕姑且
鷄肋於無競地乘其暇圖之顧自通籍以來忽忽三載
所夙夜者率吏胥應酬事卽有小小篇什亦無當一斑
兩斑徒爲夜郎王面目耳公孫伯珪有云昔謂天下事
可指揮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佞固無類是乎

上潘司馬

昔賢之義不以知己易感恩故有謂日受千金之祝不
可爲知己者某何人斯有此於明公哉別來載離寒暑
每一望旌旄戟槎牙於三山白雲雖不勝其注仰而
禮數隔絕音微曠遠不敢輕易輒通其私顧寸鐵皎然
未嘗不思爲知己死也倘明公不察朱亥所以不謝之
意而責之國士之報謂某負心則某有立槁耳敬屬豎
子奉候並布區區

陳子壯

秋濤南海人
南宮集

東孫念先

黃慎軒初入館時皆摹十七帖此卷以李北海之骨而
運以米顛之意又是一變格非若今之怒目張拳皆草
竊之餘也昨夕夢爲君侯作天然研贊覺而不遺一字
甚異不知君侯信有此石否書奉一噓此研在他人爲
上駟若出自君侯則次之蓋咫尺端溪而失之遙聞聲
而相思恐蓬萊別島非海岳袖中所能招致也

與凌茗柯

十載窮途再叱蹇足門下尙不廢青門之送也是時日
色爲昏人意俱慘而僕以得歸爲榮有味子卿之言會

當從此別且復立須與歸來歲月殊覺須與之難忘也
門下意義人人胸膈中世間之顯晦榮辱離合向背舉
不得而聞之從古未有不爲真人而爲名臣者比出搜
材於東魯入決等於瑣闥功名向盛而神理漠如固非
季咸所能識太冲莫勝者機耶山中世事俱落娛親課
子而外獨我友朋如懷飲食不擬作京貴牘也

余大成

集生江寧人
龍秋殘夢

答友人

積如許歲月厯如許風濤酬對如許不同心而同事之

惡知識而所奉之爲先得我心之同者其人忽復聚首
於如許歲月如許風濤之外當不知各出何等手眼動
何等齒頰掀翻何等世界乃了畢此一日相見一同事
而相見法亦只如此如此而已始信古人或千里命駕
不妨與盡或交臂默默別復相思亦各有以耳

答心燈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
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諤諤易口上之諾諾可乎裕非
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

用譬喻反覆淺言之譬如寫字然自蒙童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這一箇大字誰不會寫爲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蒙童大字少一畫羲之大字多一畫耶又爲甚麼張旭無日不寫字直待聞鼓吹而後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撲法若單學得撲人不學得躲人撲一撲撲去時蚤撲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撲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順手有一撲撲我故以彼人撲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撲

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畱打徒弟故旣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燕青多撲打幾場方信得過適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過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撕撲他日出得門時驀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蔣門神任原去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爲自己之自己乎抑是

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
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
却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
過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却專要做
擬程饒爾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
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揚雄
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元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
來覆醬瓿去也

雷士俊

伯顛涇陽人家維揚
艾陵文集

與鄭廷直書

嘗笑今知名之士日投刺拜謁飲酒高會其人之奇傑
者初亦博學雄才升古人之堂而奔走馳逐屢年平生
舊所讀書盡皆遺忘新者無一字屬目遂錄錄空疎無
異於天下之庸人矣豈不可鄙哉

與周盛際

皇明政治歷三百年而國史未具足下欲做朱子綱目
而爲書甚盛事也然弟深以爲難其在已之所難而可
得自勉者一日公一日明一日才三百年以來人有邪

正事有是非我一一如其人與事以書之不徇愛憎不
循毀譽斯之謂公邪正是非何定之有今朝夕與處之
人目所親見之事詳審熟思區別猶未能當況數百年
之後相與論數而傳襲又久事失其真盡斷以一人之
見能無差謬乎苟無差謬焉斯之謂明然其人非有德
則不能公非有識則不能明斯公與明之難也邪正是
非口訥者猶不能自爲之辭若舉而載之於書使其邪
正是非之狀與其所以然之情曲盡旁通粲然如見則
齊於馬班韓歐矣人之邪正事之是非不絕於世而馬

班韓歐千百年而一見斯才之難也足下好善疾惡出
於天性而文詞雄傑輔以章民光升此三者或不足爲
患也而有厄於時勢非已之所得爲者雖孔孟亦無能
爲也古者史臣奉敕編纂其書之所必資者間遇闕亡
下詔購求輒踰年歲然後能備今二祖列宗之實錄與
公卿大夫之臧否館閣所藏疑多不存間有存者散在
郡邑欲以草野賤士而購得於一旦知其不能也若購
求不備但以從信錄吾學編一二書分合成帙則脫畧
遺失爲天下笑至於事跡散亂類次而鈔寫則有工役

紙筆之費禮樂刑政條緒多端必良朋晨夜羣聚講求
然後前後貫穿義理確當則有飲食屋居之費此數者
豈不足為難耶

再答周盛際

詩文不專思致慮則不能工一專思致慮於此則其中
之憧憧擾擾比一切聲色貨賄而更甚故詩文為心之
累不小足下釋此而事道如蹈湯火者離去炎熱得休
息於清涼樂何如之

劉廷諫

咸仲通州人
雪菴初集

與繆西谿先生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
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以一
日可以百年蓋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
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
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
義矣如某也處及問其所以處之故則曰某言之不合
也則曰某疏之相左也夫言之不合疏之相左要亦不
過各抒其已見之所至而於以質之考功之法皆無當

焉是亦不可以已乎劉氏治春秋向主公羊歆主左氏
父子天親不妨彼此又奚必合天下之人爲一人合天
下之人之口爲一人之口而後爲君子哉且今之所謂
君子者非敢曰非君子也第必欲天下之君子與非君
子者而一一君子君子之勢則安能蘇文忠豈非君子
也者而考亭至以爲得行其志禍必甚於安石夫天下
而皆考亭其人也猶不能不與文忠異而况其凡乎一
枰之上三百六十黑白子出乎爾者反乎爾正恐此亦
一題彼亦一題將來題目之爲害當更有甚於今日者

矣

與倪鴻寶

我輩兄弟以神相往者且十年而乃一聞問也語不盡
於赫蹠之餘意乃藏於酬應之表針鋒共逗水乳爲緣
此亦古人論交之第一佳話佳什稱許過情且感且愧
殆不覺額汗泔泔若雨也里有放婦齟齬而笑蓬首而
搔而朱之粉之衣之被之者曰吾以憐昔日之好也愛
而忘其醜一至此哉年丈之於弟將無同

又

小集一冊去歲曾言之今究竟不能自割其醜必欲乞
一言爲重昔宋子京自謂五十後奉詔修唐書細讀古
人文字回看五十年前作媿汗欲死弟學術媿淺率爾
應酬既非中宏外肆發於持滿之餘又匪一紀十年成
於深湛之後隨意抹掃蟬噪蛙鳴此其媿汗欲死且當
數倍子京寧待細讀古人文字回看而後知之而究竟
不能自割其醜斯亦弟之愚也已雖然村畱神遇魯班
則深匿不出問之曰卿善圖物吾不敢以貌露也弟謂
村畱亦愚苟得公輸一圖人將貴而重之真面目畢見

於世良大愉快事何以匿爲今日者乞靈一言見之者
不曰北鄙劉郎之物而曰上虞先生所品定之物也不
將貴而重之乎弟又何敢効村畱之智而究竟自匿其
醜也

與孫北海

我輩束髮受書便思服官然至服官而道路轉修學力
轉難站定腳根展開眼孔無論邪正之界先欲分明卽
至顯晦之途亦須放下而後可以居身可以立朝可以
垂世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寧第曰官也官也而已乎干

里之行始於庭際願言好爲之谷風之嫗頽然放矣見
于歸者而秣馬誦箴娓娓無忌彼姝者子其能不實厭
且憎而有遐心劉子將無同

與劉簡齋

放廢之人歸來况味殊不惡沐酬眠食日與丹鉛蠹魚
相濡以沫因欲將銓司舊事摘刻成帙然非借海內鉅
公一語青黃溝斷亦蔑以濟而又性與人殊雅不從名
位起見要必如所謂私心向往針鋒水乳其人者而後
因之以生色明公其無意乎彼棄者婦蓬首垢容中閨

羞與爲侶而猶取于歸秣馬事以對人曰吾向者宛宛
嚶嚶如是如是斯不亦可笑之甚乎

徐

增

子能吳縣人
九誥堂集

與申勗菴

近日學詩者皆知竟陵爲罪人之首欲改絃易轍者又
不深諳唐賢之門庭堂室復相率而俎豆王李譬如烏
衣妙士一旦而服高會塵腐之冠裳鮮不笑其敗落者
矣然余於此日有深幸焉世人每安土重遷夫唐人之
詩猶祖宗之甲第也王李之詩猶子孫在外別治平室

一區也鍾譚之詩猶子孫不肖寄人廡下也今之復事
王李者猶公侯之子孫賢者思復舊業幡然去人之廡
下而仍依止於別治之平室吾謂人不思更動則已既
有更動之勞何不少加拮据竟歸祖宗之甲第堂構依
然坐而有之之爲當也

又

唐律至杜子美愈覺其難至白樂天始覺其易人情所
趨勢不得不爾子美詩鏗鏘磊落譬如高山大川苦於
登涉樂天詩坦蕩真率譬如平原曠野便於馳騁於是

人皆畏杜之難造而喜白之易與自長慶來樂天桃李
種無隙地而不知樂天詩學正不易也余嘗謂學白詩
如順風揚帆於江河須得把舵人子細方得不然其傾
覆之患反甚於石尤廣大化主拯救不得奈何今之假
口詩者往往金鑄樂天持詩教者又往往集矢焉恐樂
天兩不受也夫學樂天之難不難於如其詩而難於如
其人樂天胸懷淡曠意致悠然詩如水流雲逝無聲牙
詰曲之累能如其人則庶幾矣

又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
矣嘗見忙人忙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
見世間閒人閒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
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門如蓬戶矣

張

芳菊人句容藉家江寧

與黃俞邵

足下石經攷極似六一公文字用心極細若閉門無事
以五車藏目各加是正勒爲小論所謂發微蒐軼考異
訂訛俾端臨夾際長睿諸公失其通博亦當今一快事

也非俞老其孰能之齒生向未披衿固已通夢心太平
菴之九十八種如芝草玉英不自人間向來所見數種
大抵廿年前花想雲思香才艷世迨日研月濡歸極清
微則又抽玉匱之隱嶙瀝金壺之奧蹟淵乎妙哉可能
以一二見論俗士耶伯璣愛葉館集真似其先伯玉風
流東南如此兩窠何向來皆未之遇也

又

心太平主人不意遽歿異書求易得名士壽難延此弟
近日悲因菴句也吞聲涕零豈必在定交之後哉

又

午秋捧檄不前卧疴荒寺每憶石交清言妙旨洗滌聲
利之想至元亭蕭遠攤書永日此真叔度名裔豈復蹴
躡塵囂者所可望其項背乎弟以困人膺茲殘微疲黎
徧邑短袖難旋雖游蟻自娛舖肝博譽竟復何味寧如
登江夏之故第刻燭讐書分籌聯韻萬石三台之貴當
不與易哉野史亭以元子傳月泉社自吳翁昉今古歸
然久而愈烈果疇榮而疇賤也錢牧翁舊朝遺家賴有
選詩俾煨燼復光今此翁尚存寧無續編如石齋念臺

愚公伯玉穆如文寺一流可爲谷音乎初學菴集聞已
刻傳矣盟翁能爲弟多方覓得一部否窮微僻邑飲食
藥餌了無可應矧見聞之廣引領著述有如饑渴

又

客夏在衡陽得捧教尺如清風習習滌我歎蒸何移情
至是也讀自壽除夕諸詩溫雅麗密不忍釋手詩品在
次山篋中伯原谷音間俞老方壯齡進步已如此蓋天
授特高又資學力當獨秀江東匪阿私也弟少年於此
道爲花鬢所縛幾入魔波旬得執友如何大心王藩室

二君勸以詩文必宗杜陵與廬陵二家廿年中摩抄二家斷爛其本志力強固復旁及後山剡園長慶諸家以爲學杜不當類其聲態寡兀處正如近日虞山公之指然大抵廿年以後咿唔制舉未能一意爲詩習其變化惟壬午癸未居憂杜門甲乙之間世當鼎革此時有數十篇朴宛沈痛尙可與言其餘涉筆聊紀歲時若宜江集陳空未淨靦顏向人耳何敢當過相推許耶近日陳伯老有字見規以唐人風神韞藉所在真我師也常日在之矣牧齋集四十本所云碑版與辨難之文弟反覆

讀之誠如來教先輩讀書立言有本末通古今未有踰於此老者矣

與陳伯璣

近傳吳門金聖歎分解律詩其說卽起承轉合之法亦卽顧中菴兩句一聯四句一截說詩之法也弟久信之今得此老闡釋可破世人專講中四句之陋說而王李一派惡套詩大抵不明於此說以致邨學究空氣狃聲塗磨綴扇往往使人捧腹也但聖歎以前未聞於菟苑爲人大槩想璣老必稔知之其人評輯諸說家大有快

尺牘新鈔卷之八
辯而傳以禪悅故能縱其才情之所至獨左史諸評尙未傳到不審宗趣若何弟深欲聞之

與李小有

陳希夷謂吾家忠定一生辛苦如人家張筵笙歌鼎沸時中庖火起賴子撲滅今先生甘澹泊耐勤苦享福懼有餘簡身懼不克利物懼畏難嗚呼由是心推之其功業之所就亦有不可勝道者哉

尺牘新鈔卷之八終

番禺孟鴻光校

尺牘新鈔卷之九

國朝金谿周亮工元亮輯

龔鼎孳

孝升芝麓合肥人
三十二芙蓉齋集

與紀伯紫

弟仗茈布颿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慙澗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飄蓬惟時詠京雒多風塵素衣化爲緇之句以自愧惜耳感念知己深情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業將台札手致殊極戀

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覺王子安未是
俊物耳浮雲黃鵠合併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又

江流無聲故人欲別戀戀燕磯百尺遂爲千古銷魂之
地而知已情深覺桃花潭真淺矣別後惘惘如有所失
此間寥寂都不堪破愁惟一箇次足當寒山片石耳寄
示古體詩遂成絕唱筆力雄勁吞吐大江片懷抱更自
蒼遠合十二絕讀之蕭蕭颯颯河梁風日千載猶新也

又

久候台駕不至知爲雨阻也長歌之妙裂石崩天時而
玉勒輕裘時而水車鐵馬酒酣耳熱如登謝朓峯頭搔
首問青天矣奇快何可言明日雨不霽尙不能放舟定
候知已過話也

又

大雅寥濶以先生爲典型十載神交隔年遙和得參氣
誼匪自今茲伏讀近詩惟恐其盡寄懷蒼遠含歎悽深
金石相宣鬼神可泣性情風格直據最上一層矣必傳
之業讚服何窮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咏與五

戶別錄卷之九
君而並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爲不恨也應酬小輟當
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二種拾瀋花間不免爲大雅罪
人附去一笑

與方與三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夔州以後而詩益
老子厚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
之游直云奇絕快平生則儋崖萬里桄榔一宿竟是筆
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現舒直李定諸人皆著作之功
臣而杖屨之益友矣然此皆游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

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指圭景外之星
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人物方
言往蹟險譎奇舛率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
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槩累油素而
難窮博望鑿空驚蒟醬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欽
嶇矣今幼安浮海之船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
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
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迷離嗚咽日月如小劫之
不可追詩卷長畱天地間濺淚驚心感花惜鳥與故人

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觚稜之日頌國恩之浩蕩悟天道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乃其頓挫音節鑿劃蒼涼寫難狀之景如在目前撫稗官之言都歸大雅置之古人中故當高踞浣花一座豈止與玉局老人抗軫而交綏乎獨是足下既返玉門而漢槎猶淹畱沙積讀其篇章淒麗哀動心魂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玉堂殆無以踰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郎所繇寄賞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張民表

武仲武匡林宗中牟人
原圃集

與閻審今

邪佞造禍殃及死忠之人千古同痛離亂伏苦而後執轡擊節當迫為奇用徒悲無益也泛苦海者無意回頭任砥柱者計惟袖手吾不知所終矣

與周元亮

兄可自遂其高耶僕常竊自忖為自己身家做官易為朝廷百姓作官難身家之計不過攀緣之法不待出口從來取富貴利達者豈其一人耶若乃盡忠報國行

志安民媒忌招尤因而委棄身命者豈其一二入耶默容之明哲卷懷之君子知其無益於世何必茹荼爲甘足下之志吾知之矣

與鍾蟠菴

元亮索文舉堂聯書去煩轉寄之碑文尙需時日老人苦作書自愛手腕他時仁兄成名多壽後自知之也

與秦京

夫天籟迫於自諧物情極其所發風蓬雷殷谷響林振鳥鳴蟲嘯花落水流無動不韻則無聲而不詩者矣舜

曰詩言志仲尼曰詩者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莊子曰詩之道性情故知下語自合真符賞音不從外契豈其商兌於古今之際裁比於文句之間乎雜體濫觴於醴泉擬古新豐於歷下莫不窮研丹素切響浮沉譬宋人刻楮田客鳴雞徒肖形聲都忘神理又或痛鄙摹倣直率胸臆謂楚羌吳儂俱標掇爲詩篇流傳於樂府遂使街談巷議強協采風奏雅之音末學膚辭謬稱擊壤濯纓之說不亦過乎益情之所動因辭而明志之所至體物而會苟寒情而撫辭違志而擣物合之則

假象莫助離之則逸說奪本詩之道蔽有自來矣

孫承澤北海上林苑籍益都人退谷集

與梁玉立

詩文之事莫妙於易莫難於老

又

吾輩讀書即不能窮極理奧決不可事禪悅以助頽瀾
吾輩作詩文即不能力追大雅決不可襲噍聲以墮惡
道

王斤王屋初名澤久字春脚河南蘭陽人遺稿

與薛諧孟太守

今春晤王雪肝武林始知聖天子矜念中州士女借寇
之意責頗深夫以億萬不獲一之賢守重以士女不忍
失之惘歎中州又方蠢蠢多故聖天子顧能聽其挂冠
長往也哉第室有嘉賓主人為灑掃盛牛酒案榻帷帳
供給之具甚設客用故辭去主人必閉之窟室繞以灌
棘曰我不忍失嘉賓弗聽客去其意良厚其畱客之法
未敢以為諱也弟斥此日尙未白尊事結局急想一晤
傾吐牢騷而以將慎無述沉痾日厲使安道之廬在目

中竟不能一行其庭見其人良爲悵然

再與薛諧孟太守

斥頑鈍才立天人同廢不從湘流卽荷戈扞魑魅沒世耳昨有新額舍逋棄疆場暨鼠竊守藏應戍者餘許輸緩自贖廷平日近千金序地增倍噫以之責貪墨狗彘行獲譴者直尙廉甚如斥二十日不畏疆禦之窮措大奚道而能庇聖天子之寬典譬諸臨窶人子以刃曰畀余拱壁虵珠者迺舍若知不免矣

與某

魯子家曰有求於人而卽其安人孰矜之明乎工求人
之故者宜朝宴叩其闥拜於庭爲丐趨烟賈走市弗足
辟也期物存焉而側肩是憚則如勿期然畏執事曰相
閱耳寧實有負也迺弗能余間而瀆以要我將坐待命
復畏執事以爲不饑渴君惠或曰人實急我奚急也吾
弗能爲梁肉立於門而待願頷者進止心戰搖搖焉如
昏征失道南北東西罔識攸奔之情之態求人者知之
求於人者弗知也足下業矜約而可其求乃數日者不
聞命非不獲聞則昔人所謂微君之故矣斥深嫌再三

不告而實未嘗敢一刻忘君之惠故致書左右非要也
以明我有求於人者不敢卽安之意也情披語直唯足
下察之

答座師潘昭度中丞

承戒著書忌憤世語愛斥良至然著述往志也懼弗克
遂矣柳子厚曰凡爲文以神志爲主斥憂患餘息神志
衰喪其奚能窮意於文章矻矻自苦就間有嘯詠不過
觸淒風冷月懷士自傷夫魚鳥細者尙喻卑峻淺深巢
掘重閉况斥危敗之魂悸迨曲木明哲保身顧下羽鱗

之蠢族哉且憤世尤非庸人之所得苟焉者觀諸古人
著湘流之賦懸龍蛇之書激楚忼慨千古下讀其詞者
猶爲之拊膺扼腕志意酸愴彼實有大屈於中而痛哭
於竹簡者也或以鳳伏鴟翔才杰罔容或以兔死鳥盡
功高見背用是不平斯鳴悲感異世非然者匪妖則謗
矣如斥德不彪於里閭智弗越於臧獲濫竽一第空蝗
梁黍無臯陶之才而慕其功有胡建之罪而涼其罰幸
甚何憤之可言而發禍毫端使後之人復有悼惜嵇子
者哉

復鍾百里令君

伽羅慈儉居然賢婦也猶不免妒妒已未足甚至妒及諸王朝士之有妾媵者况其下乎詳繹桓夫人我見猶憐之語政深妒李姝之辭也何也弗知其易憐也者焉用妒之矣足下自以蛾眉招尤如不孝斥焦氏所謂深目黑醜衆人莫取耳

劉

繪字子素一字少質光州人高陽集

答李給事同野書

覆瓿雖甘誰注玉缶擲果雖艷誰登華俎去婦有壺才

而難與妖姬爭飾老驥識道路而難與新駒共軌弟如理箏者錦薦玉柱音調清越而遇操刀者一割兄雖愛音恐鸞膠神膏無能盡續矣弟以此裂彈冠之腸決叱馭之想種豆養魚別究生業即今天中之南潢水之側桑烟松雪四時稱快益以志雖未伸而道未有屈也願雖未償而義無所闕也名雖不華而行未有淖也位雖未躋而情無所躓也弟狂語還謝恃在心知當有殊聽

與吳太守勸除酒禁書

伏惟君侯英達和粹萬節解應握符連城化行黃澤政

未朞月威動千里上下相和商農率利童子不狎塾無
垂白令之若風烈禁之儼霜凝雖子產豫賈之革西門
投巫之化未足踰也近以民風不淳漸入奢靡游徒嗜
酒喪其本業且致酗德日富鬪殺爲姦使俗尙淫瀆科
令汜濫爲害殷矣臺下盛心悼風化之澆稅憫農賈之
失緒迺下令禁市人不得賣酒欲開黎甿彼昏之志崇
君子令德之懿使哺糟啜醨者復醒倒冠卧甕者知悔
蓋至美之清政也以故百姓歛德廬井肅然皆爭捲旌
帘匿瓶壘覆甃醕貨麴蘖竭青田之水空雲安之春壚

無遺樽巷之行榼不惟禳除酒禍且令百姓省錢寡費
各思其職勤織耆之務薄荒穢之樂里中士人雖久不
相見無問新識故好揖遜顧笑一語而退禮接森森交
際恬澹如登太皞廬英之世可謂遐哉返淳矣但于不
肖輩則甚有不使者焉不肖才非豪俊量復迂陋旣不
能辨鄒陽之清濁又不能效揚雄之滑稽賓筵載接媿
王瞻三術之奇微禮若具乏陸納二升之器誠未足與
議酒也但年方強仕自墮邱壑入孫吳以無術逃黃老
而匪晚故玩周易大羣之嗟效風人今樂之趣賞情東

尺牘金卷之九
園聽歌北里或逐童冠之諷詠而寄興壺觴或追父老
之杖履而情味酒鄉將謂偷閒以學少非敢惡醉而強
酒也今適酒禁方嚴則玉椀塵封牙籌土暗錦箏金學
幽於東序枉矢哨壺東之高閣且使歌童嘯侶潛踪於
曲巷燕姬蜀女不見於當壚於是門無方來之朋坐乏
不速之客好事懸車絕屐齒於苔階稚子候門取飛蟲
于蛛戶使僕輩對蘭菊而切景人之懷持蟹螯而發生
事之嘆固君侯之所宜動心也夫食馬賜卮秦軍有赴
難之義持觴迴酒陰鏗有獲報之仁倘君侯納僕之言

以除酒禁使百姓修洗腆之用舉德馨之祀仍整鑪停
壺列罇置觚開河陽之桃花披神州之竹葉使士和農
交商通賈惠利和而生衆本末以相資熙熙而往穰穰
而來烟連於六街氣蒸於三市或睹周京之臺笠或聽
武城之絃歌散春聲於樓館飄酒旗以麗天茲非太平
之盛事耶

侯方域

朝宗商丘人
壯悔堂文集

答張西銘

聞漳事已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

角逐也某竊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草野感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次以致鳴鏑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夙負處士更有咄咄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閩漳一輩說者亦必願西銘鍼漢士之褊狹藥宋儒之闊迂利方就圓與時消息不

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幼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枚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僭及之

答孫生書

域附白孫生足下比見文二首益復奇宕有英氣甚喜亦數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審無所得又甚愧僕

嘗聞馬有振鬣長鳴而萬馬皆瘖者其駿邁之氣空之也雖有天機焉若滅若沒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則止於閑非是則踢之嚙之且泛駕矣吾寧知泛駕焉之果愈於凡羣耶此昔人之善言馬有不止於馬者僕以爲文亦宜然文之所貴者氣也然必以神樸而思潔者御之斯無浮漫鹵莽之失此非多讀書未易見也即讀書書而矜且負亦不能見倘識者所謂道力者耶惟道爲有力足下勉矣足下方年少有餘于力而虛名無所得如僕猶不憚數問豈矜與負者哉然以其求之於僕者

而益誠求之于古人無患乎文之不日進也嗚乎果年少有餘于力而又心不自滿以誠求之其可爲者將獨文乎哉足下殆自此遠矣

與陳定生論詩書

詩壞于鍾譚今十人之中亦有四五粗知之者不必更論救鍾譚之失者雲間也雲間有病處則深中今日之膏肓卽一時才調絕出之士亦尙未免蓋鍾譚所爲詩蟲鳥之吟雲間所爲詩裘馬之氣大段固自不同要不能無過後惟陳黃門李舍人力自矯克歸于大雅然而

其流風終有存者三吳祖而述之輒愛不能割故今日
能知雲間之失則才調絕出之士不患其不進矣今夫
日月與山水者天地之色也光者日之色也陰者月之
色也山之色烟雲互變水之色澄碧相接若盡欲刊落
而空之舉目黯淡何古何今無怪乎風人才子不肯服
也顧今日所爲色大率皆借也借何可久天然威施又
何必借若其本不西而東不南而北藻繪雕飾徒自苦
耳故必洗盡天下之借色而後天下之真色始出此惟
足下心知其意耳往中州有吳伯裔惜未大成死矣王

相國鐸材固博厚氣固雄拔求之章法不能無間然近
如賈君開宗徐君作肅皆老宿卓有所見宋君犖英英
欲起照前映後惜足下未得盡見之也賈君論詩欲清
空一氣如話僕曰是固然更少氣象不得閭闔冕旒固
屬氣象水鷗風燕得意容與容非氣象耶推而至于太
原真人之褐裘曲江仙侶之彩筆任城豪飲斗落參迴
玉門愁月練白霜皎皆能以其氣象爲氣象當其勝絕
變動難拘是惟心知其意者觸通而已

與任王谷論文

僕少年溺于聲伎未嘗刻意讀書以此文章淺薄不能發明古人之旨然其大畧亦頗聞之矣大約秦以前之文主骨漢以後之文主氣秦以前之文若六經非可以文論也其他如老韓諸子左傳戰國策國語皆歛氣于骨者也漢以後之文若史若漢若八家最擅其勝皆運骨于氣者也歛氣于骨者如秦華三峯直與天接層嵐危蹬非仙靈變化未易攀陟尋步計里必蹶其趾姑舉明文如李夢陽者亦所謂蹶其趾者也運骨于氣者如縱舟長江大海間其中烟嶼星島往往可自成一都會

卽颶風忽起波濤萬狀東泊西注未知所底苟能操舵覘星立意不亂亦自可免漂溺之失此韓歐諸子所以獨寔寔于中流也六朝選體之文最不可恃士雖多而將囂或進或止不按部伍譬如用兵者調遣旗幟聲援但須知此中尙有小小行陣遙相照應未必全無益至于摧鋒陷敵必更有牙隊健兒啣枚而前若徒恃此鮮有不敗今之爲文解此者罕矣高者又欲舍八家跨史漢而趨先秦則是不筏而問津無羽翼而思飛舉豈不怪哉頃見足下所爲杜周張湯諸論奇確圓暢若有餘

力僕目中所僅見殫思著述必當成名然亦少有說覺引天道報施湯周處稍陟覲縷行文之旨全在裁制無論細大皆可驅遣當其閒漫纖碎處反宜動色而陳鑿鑿娓娓使讀者見其關係尋繹不倦至大議論人人能解者不過數語發揮便須控馭歸于含蓄若當快意時聽其縱橫必一瀉無復餘地矣譬如渴虹飲水霜隼搏空瞥然一見瞬息滅沒神力變態轉更天矯足下以爲何如

葉秉敬

敬君西安人

寄吳賓暉

今之文誠好奇矣僕以爲實未嘗奇今之談文者輒曰必無奇矣僕以爲實未嘗真識奇夫文者何也如織新錦必不可帶腐絲如畫水墨必不可帶俗筆如奏鈞天必不可唱野腔山曲如調鼎鼐必不可放酸醬敗醢今日必無奇必無奇則是抽爛繭漚脆麻可組龍袞著臙脂堆金粉可畫輞川蛙鳴蟬噪可以鼉鼓辟靡而五侯鯖不乃羹可以魚鼈俎豆也必無之理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既曰文矣焉得無奇如其不奇是不文也

第奇自有平正之奇有邪崇之奇今之嚴于正文體者
正欲去邪崇之奇歸之平正之奇非欲去奇而歸之不
奇也今人纔脫卸一領藍袍便作老先生話說平說正
老頭巾氣大是衰颯豪氣且自己烹龍魚鳳鼎味要湯
而教人斷肉餐羹野芹爲貢僕不能爲此瞞心語

荅沈玄海

自昔挾伎倆華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蟻事便爾捉
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
疑事愈長疑塚寧自憑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澁音

慳討聲口于雪衣娘喉吻也

寄鄭岡卿崢陽

以敬之才止堪老于文字菟裘而濫竽水部刮毛龜背
何時成瓊顧芭蕉非有慧耳却能聽雷葵藿雖無明眸
翻能看日不肖所耳而目者有已成事在矣有如豨膏
轉軸穿不可方則猶賴千里之遠惠我好音遠望林間
高卧如張司空歸洛中得羊公午橋莊栽花植竹日與
故舊乘小車攜觴遊釣幸分半晷之暇損手尺以度我

與姜神超

原稿諒多點竄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鄧夫人傷頰補而益妍不佞之頰政賴足下爲白獺髓琥珀屑耳

啟黃鳴谷座師

敬之所以感吾師者非徒以青雲其身之爲快政以鄙年認字以來泊于弱冠蚤有志于聖賢精義如魚猜水凍猶澀其行狐聽冰堅未前其步偶以暗合於師方敢自信不疑而又得從容以侍函席與旨元言開闢啟鑰踏翻千古窠臼指點一派舟航此情此感故在世情榮華外耳

與永平程蘿陽

肥如鉅國得荷洪庥萬項玻瓈人均滿腹一林翠樾衆藉息陰去燕咫尺洋洋頌聲之載道者塞于都人士耳中久矣春風旣暖于盧龍舊盟不寒于鷗鷺故桑梓之芽蘖靡不思托紅錦氍毹以霑餘燠望濃陰蔽芾以冀弛擔若孔大博君者素所受知翁丈者也平生慷慨俠骨峻嶒口不言錢舉却阿堵今有所挾而來思以潤渥途邸而費大不貲澀囊如故夫其庖下冰鱗聲應馮驩之缺樽中醴醪芳陪陶令之花斯爲潤涸倍于西江渟

苗賴于甘澍非藉沛澤何以滋之于其行也祇附候忱

荅張叅戎明初

翁丈腰不落之劍花彎常明之弓月風動金鼓霧濕鐵
衣人倚長城國叨砥柱聲名藉甚喜而可知昔鎮三衢
地方安靜士有投石山無伏莽弟當其時方且液涸墨
池香銷蠹字而翁丈輒垂一時之青眼稱百代之鴻儒
見片毛卽云吉光聽半響卽云韶濩投壺飲酒彈琴賦
詩卽今回思猶如昨日莫云過去便是前生也嗣是別
去各在一天長安會逢相知重聚不肖寂寥于郎署翁

丈蕭條于客邸愛莫能助把酒爲歡一去汴梁又成闊
絕茲以宦游之倦枕漱石泉何幸大將之旗近開東海
鹽官咫尺保障聲聞躑躅山林未能走賀乃承惠問駢
錫佳儀多情若斯令人感慨但慚無以報如何如何聊
書箚并小刻奉似郢政以翁丈愛琴俚句新作琴語可
資一噓也使者爲言尊意欲招小艇一游併促長安之
棹弟以綠竹青松結盟已固留連眷戀未忍割離歎出
門一步爲難望海上一綫如天涯也蜃樓佳氣徒勞夢
魂嗣容努力勉圖握手

方應祥

孟旋 西安人

柬李衷一

當今道德文章竝推主盟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
其間欣附氣類以踰蹕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啟明分未
光以司一隅者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于士猶之矢也
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的有所不必中于矢而後明制
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于羅而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
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徹六合之外故非天所得盡
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爾伸于

天下豈與夫長庚啟明之嘒嘒晝夜僅為司而無當于
普照者哉

荅費無學

千秋之業抑而就一時之制光怪駿僂踰藉靡上里中
兒未見駱駝而詫馬背之多肉又何責焉

徐日久

子卿 西安人
別集

柬吳伯霖先生

小園初起手時便約法三章花木之無長進須人奉承
高自昂貴者俱不蓄

與聞子將

丈夫處世止須自裁政恐上轆轤時自己把握不住若更瞻前顧後因人行止陋矣陋矣

與譚友夏

兄近日作文象意否象意是好事極不象意亦是好事

復聞子將

做秀才時最難耐者提學却是一個今來作縣相牽制者遂十數人皆能以咳唾爲風波卽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効矣閉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

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復友人

僕好讀書恨愚好山水恨俗質任恨弱坦懷恨疎樂從遊當世名公恨見人輒面熱惟喜功名而數不偶則不恨耳

與方孟旋

讀史得小心之說此是戲論耳今之見効正患在不能大膽兄知我者故亦遂披露以告吾拙幸勿示人令門

外漢亦復來窺吾底裏也

復翁子遠

今有一事相長只穿衣吃飯間有妙文章在兄無忽過顧求之人閃閃語恐不甚濟事也孟旋先生在事內人渠常說事內人誠而不明事外人明而不誠可自記取也

與本學王廣文

弟率意任情本之愚暗雖循例不能無軒輊如此要未足窺諸兄萬一但念是非本無所定期于自得則雖以

鄙人之偏見于以爲他山之石則有餘矣連日酷暑又爲漕事被上司煎逼念爲諸生時讀書甚樂幸傳語諸兄毋輕放過不及時受用行及矣

與王遂東

往聞有能文之士曰張以謚曾大羽者今始知是青浦諸生不肖未見其人然念之不置幸台丈自拔之不必使之知出弟意知之更多事矣

與韓鵬南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

公有言見人飲酒則為之酣適見人病已則為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奮焉自拔不憂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故敢以所嘗畏服者剖心相告

復黃經甫

未中時聞道縣官難處輒不謂然便對人發許多議論正如談無鬼者鬼辨亦窮而世間實是有鬼尙口之人可笑如此今報及矣足下天才駿發決無此業然亦願識之無為世輩所揶揄也

與兩學師

葛文宗文體八義見寄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現菩薩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復陳子金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為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脚卻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

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海內有知己
一二人堪為異時話柄耳兄以為何如

王相說

鞠劬泰州人
自選尺牘

覆鹽臺鄧

老公祖有見于竈苦商因此真課逋之本而實弊隱之
標也蓋竈皆自苦商皆自困耳譬如士子進文場多攜
童僕護持之術愈工而擠雜之勢愈盛愈欲前而愈不
得前使煮鹽者如其應出之額支鹽者如其應人之額
則利且不可勝用何困何苦哉然此入骨之病已不可

除去其太甚在老公祖料自了了謬蒙下詢敢諱迂疎
謹率筆數言唯祖臺笑而置之

荅道學辛全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于道深矣不佞願効芻蕘少為刪
之易之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
諸儒孫武子之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偽
雜者溷之而于醒世提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
耳

嚴首昇

平子華容人
瀨園文集

荅江陵詩社八子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
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藺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慕
古人未必不過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
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學古人不可也

與王明最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竝有滄桑之
感秋厓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
非本色矣我輩自是一箇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

人不識爲何人也

又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
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輻
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
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
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
卽善與過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與王季豹

人有不爲而後可有爲歷數古今斷未有靡事不爲得成一事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此等以自斫因爲仁兄斫矣

又

此輩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名臣列傳便閣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疊疊到底與之議天下事能縷縷指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橋竹徑厝置如意一旦委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顧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幾何也

與陳子貞

獻吉之文體氣俱全形迹都泯居然兩京而理事與致無一足存此塑古文之像者也

又

人之有詩文猶其有兒女子也才不才亦各言其子它人子何可愛哉

荅華藩 王午

盥讀手書摹寫旅次蕭條如謔如嘆筆端有詩畫矣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七十年瓊宮瑤殿一旦而華

門圭竇均是人生快事近日造物將乾坤作一部出像
莊周脫胎接引故使殿下現種種而說法耳

與高彙旃

楚史未了時刻在心郵便不妨時時檄催以當鞭策唐
人云能事不受迫促若昇者則常因迫促得能事耳

與黎耳菴

土室各成有投老意顧弟與兄自殊絕也老兄宦遊十
餘載息機山中如傀儡然逢場作戲已乃裹入布袋耳
弟則炫玉不售因以韞櫝者乎一咲

與魏織仙

王子至得接手書不啻親見喜慰喜慰世界如一場筵
席暴客猝至主人不知何在座上大班散去先生觥籌
興闌頗足自慰小子輩總未卽席何以堪此雖然不應
又顧而之他也一丘一壑願與先生共之

與陳斗翔

富貴必歸故鄉始快而高士傳中往往多僑寓者至死
不願丘首蓋井里親舊之間非淡寂人所宜爾客渚官
時恨不速歸到此求復坐敗廬食薑韭與共人談天下

事何可得也

與陳小有

傅築公書來知曦侯先生一門遇害弟將爲此翁服三月矣此翁卓行古道人自不得不以古道待之往讀史漢見獨行士動鬼神格異類至遇虎狼盜賊無所傷竊笑當時風氣所至雖虎狼盜賊咸有獨行意今日恐不爾覩曦侯事使人不敢以爲善自待江河日下雖盜賊亦有然者附便不旣

與錢彥林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顧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項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菴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概堪彈鋏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金于幼安而乞餐于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梅

磊构司宣城人
響山文集

與周櫟園

避暑山居了無一事搜敗簾中僅有四家集因重爲評
隲請先生質之北地竒肆矣但語病率易太倉博大而
格苦不高新安工練而氣嫌不逸至濟南有意鉤棘僅
貌其句于古人之法全未有也不知太倉何以心折真
阿好耳要之皆不及北地遠甚以北地能疎能使氣也
近見守鹿門震川門庭者排擠太過無乃蹊田而奪牛
乎先生具眼平心持論以爲何如如其未善不妨往復
開示

與兒耘

客有過余問詩與制菽孰佳余曰制菽佳客問故余曰
詩能窮人制菽能富人請問富貴與貧賤孰佳此雖一
時戲語實切已之論也汝輩自誇王謝門風究與饑寒
何與可深思之

又

昔朗三兄嘗言吾守先季豹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
與開門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
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
貸交貴人不可丐其竿牘我旣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

之驕情亦無絲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嘆

與周櫟園

昔人云吳李以前畫實而近俗荆關以後畫雅而大虛自元人一以唐相高無論六法宋人幾無生活處先生所示諸畫尙留得一半在要之積習成尙風會使然噫豈惟畫哉

余

懷

澹心莆田人江寧藉

與周櫟園

風雨孤菴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未免作天際真人之想嘉函竟成畫餅頃亦卽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壓艚今則取石壓囊耳時無裴寬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爲三歎判股詩得大篇真可壓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端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秣陵亦一快也

荅太初索畫

眼前國土筆底江山不假一毫氣力總是現成受用莫學他頭上安頭今年在這山裏坐禪明年向那山裏結

夏打算到臘月三十日看你有甚麼公據道人今在紙皮墨點上通箇消息無滋味中也有少許鹽醬一一透得過舌根管教你入骨入髓

寄雲溪枯木寒泉圖

既云出世當有出世事這斷紙殘墨要作何用若向這無用處討著巴鼻轉一切事而作佛事借錯認枯木寒泉也莫去尋枝摘葉雲溪他日得其精而忘其麓也

劉

城

伯宗貴池人

與陳伯璣

仁兄以著述大業每札見教故弟凡通候輒欲率胸懷請教而作郵者必匆遽相督悵悻數語定不得了前後如此殆非一次真恨事也拙詩請正近狀益不得佳出口都無好語因念子美老來詩律漸細卽此豈後人可及哉雲子何遽乃爾痛絕痛絕平論殊不苟且大抵此兄胸有本領醞釀頗深偶及纖尖無傷大雅其于世事久在卽離遠近之間與世之有嶽嶽者不同故所收人與詩亦小有出入要之不損雲子本來不足爲譏也

凌世韶

蒼舒歙縣人家江寧

與羅瑕公

噉麩小過火證復攻苦月餘今漸平矣饑飽涼燠皆足
為衰老之崇危矣此身乎頻損惠貺何以堪之秋氣已
至當完公逋也

沈灝朗倩吳縣人

與羅瑕公

山窻寂歷林雨蕭涼仁兄攤書下帷愚兄弟愧無將悃
方切徊徨韋刺史不云乎何時一尊酒遠寄風雨夕令
人黯然而不能讀也讀新什青蓮不足稱天仙摩詰不足

號禪那矣羨羨陳先生見委作無聲詩須速速付生絹
令潑墨與雲現東南奇山水一博軒渠何如何如

尺牘新鈔卷之九終

番禺孟鴻光校

